

第三章 盧隱小說藝術風格

「五四」運動的鐘聲敲醒了幾千年來昏昏沈睡的中國人，這一運動與其說是一次思想上的啓蒙，不如說是對整個民族的當頭棒喝，讓國人第一次發現了自我——個人——個體，這一個性意識的可貴。但隨著「五四」的熱情降溫，這一群首先覺醒的「個人」，面對依舊黑暗保守的現實環境，卻產生夢醒之後無路可走的尷尬處境，於是一幕幕的時代悲劇不斷上演。盧隱正是成長於這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時代，她以筆記錄了這時期個體覺醒後又幻滅的悲劇史實。盧隱無疑是現代文壇上最具傷感色彩的女作家，她自己就曾說：「至於說我總拿一聲嘆息一顆眼淚去罩籠宇宙，去解釋一切，那只怪我生成戴了這副不幸的灰色眼鏡，在我眼睛裡不能把宇宙的一切變得更美麗些……世界原來是種種色色的，況悲切的哀調是更美麗的詩篇。」¹在她筆下個性意識和悲劇意識交融，除了對自己身世的顧影自憐外，更多是對這一時代群體悲劇的深刻反思。她的創作與她的生活幾近融為一體，反映了時代的旋律，也處處激盪著時代女性去反抗一切封建的束縛。盧隱在〈「女子成美會」希望於婦女〉一文中：「婦女解放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但是婦女解放的事實大半都是失敗，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婦女本身沒有覺悟……故我以為婦女解放問題，一定要婦女本身解決。……並且我們要想尊重自己的人格，斷不可事事盲從他人。所以我盼望我親愛的女同胞，快快起來，解決自身的問題。」²盧隱她是一位非常有思想、見地的女性，當她在觀念上把自我從封建社會中剝離出來，樹立個性意識的同時，亦深深體會到了自我與周圍世界的隔膜與距離，以及置身其中的孤獨寂寞。接受新思想的覺醒者，在中國特有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中，思想與文化和傳統專制形成對立，這對立還包括了大多數未覺醒的民眾。冀望幫助這群人解放、尋找自我，而被解放者本身反倒成了障礙，心中的無力也產生強烈的矛盾、苦悶。

「五四」運動退潮之後，覺醒的人們面對黑暗的現實陷入苦悶的深淵，而最大的衝擊就是戀愛自由思想與傳統父母包辦婚姻的種種矛盾，盧隱小說大部分的內容都涉及此一主題。就連盧隱自己為幸福蔑視世俗禮教的同時，我們也可見到潛藏於她心中的嗚咽。這種傷痛與掙扎在《雲鷗情書集》中可略見一斑。李唯建向喪夫後孤苦無依的她伸出愛的雙手，她徘徊、猶豫，想愛又不敢愛，在文中她寫到：「自從認識你以後，我的心似乎有了一點東西，——也許是一把鎖匙，也許是一陣風，我的心不安定呢。」³「世界上認識我的人現在都張著驚奇的眼在注視我，總以為

¹ 盧隱：〈二 寄異雲〉，《雲鷗情書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頁7。

² 盧隱：〈「女子成美會」希望於婦女〉，錢虹編《盧隱選集》上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頁3~4。

³ 盧隱：〈七 寄異雲〉，《雲鷗情書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頁17~18。

我有不可思議的變化，各種浪漫的謠言常加在我的身上，真夠熱鬧了。可是我呢還是我！並且永遠還是我，因此我更感覺我在世界上太孤獨了。」⁴「我因為要向最終的地點觀望，我就不敢對於眼前的幸福沈入。」⁵這些便是她衝破人世羅網後苦苦掙扎的內心寫照，更是她作品悲劇因素的基因。在盧隱一系列的小說作品中，我們見到知識份子為實現個人人生價值，徘徊於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彷徨。她筆下的人物生活在一個政治風雲激烈變幻，新與舊、光明與黑暗互相衝突的時代。他們接受了啓蒙思想的薰陶，追求個人解放與平等自由，但在追尋的過程中又被現實所阻礙，因而內心產生極大的苦悶。

第一節 女性自主意識

盧隱（1898～1934）原名黃淑儀，又名黃英，福建閩侯人，是「五四」新文學拓荒時期的重要女作家。她在短短的十幾年創作生涯中，以多舛的命運和光豔的才華，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風格特異的藝術作品。法國女性主義理論家朱麗亞·克里斯多娃在《婦女的時間》中認為，二十世紀女性主義的發展經歷了女權、女性、女人三個漸高式的階段。⁶盧隱處於半新半舊的過渡時代，她高張著女性個性解放的自覺意識，從中國傳統男權文化看來，無疑是一種離經叛道的思想。在她的小說中展現出對女性精神解放、男女權利地位平等的追求，渴望獲得與男性在政治、經濟、職業上的平等對待。盧隱的文學創作主要是描述現代女性在「五四」變革時期，夢醒後卻無路可走的矛盾與悲哀心理。這些接受過現代教育的女性一方面不滿於傳統女性「女奴」的處境，否定夫為妻綱的父權思想，追求獨立的個性；另一方面，歷史累積沈澱下的傳統男性霸權，女性又無力擺脫。於是，女性轉而祈求社會和別人能理解自己，允許她追求自我並進而能建立理想家庭。但強勢的傳統文化粉碎了此一幻想，於是女性陷入自憐、自傷的悲苦。盧隱的女性意識，是「五四」時期具有自我角色認知的新女性代表，她提供給我們一個獨特的角度去解讀二〇年代。

⁴ 盧隱：〈十九 寄異雲〉，《雲鷗情書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頁39。

⁵ 盧隱：〈三十三 寄異雲〉，前揭書，頁66。

⁶ 何玉嘉：〈「妄想」的顛覆〉，《廣西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1月，第24卷第1期。

一、愛情的悖離

盧隱愛情小說的內容型態並不單調，她從多角度敘寫現代知識女性在反叛父權、禮教之後，面臨愛情與婚姻中的種種困擾和痛苦。〈淪落〉講述的是少女松文在落水被救後，失身於恩人。上大學之後，有位少年熱烈的追求她，對於是否要告訴他實情，松文內心天人交戰。「她覺得那少年對她十分的真摯，或者能原諒她一時的錯，而終身包含她……但她一轉念間，又覺得自己的測度靠不住，倘若他放下臉說：『我純摯的愛情，只能贈給那潔白如玉的女子，不能給你……』⁷說與不說，形成兩難。後來終因良心的不安，在少年要返回故鄉時，松文派人送去一封用紅漆鎖著信口的信，在信中如實告訴他真相。少年一看完信，「漸漸生了鄙薄松文的念頭，他想自己純潔的愛情，只能給那青春而美麗的貞女。松文已不是含露未放的花苞了。」⁸於是少年接受父親的安排，和另一位年輕女子結婚。松文痴痴的守候，等來的竟是一張結婚的請帖。松文的不幸與坦誠，不只被異性鄙棄，更遭到同性的奚落，視她為害群之馬。松文孤獨地處在社會道德和輿論壓力下，只能默默的承受滲透到心靈深處的傷痛，無言的忍受世人的冷漠歧視。連松文最要好的同學彬彩，本想搬到醫院去看護她，「因怕同學們的冷嘲熱罵，把她的心嚇冷了。雖然心裡憐她，面子上也不願親近她。」⁹盧隱以深深的嘆惋揭示了這個男權社會的真相，男人可以三妻四妾，狡兔三窟，始亂終棄，而女人只能苦守在禮教的囚牢中。

在〈藍田懺悔錄〉裡，盧隱道出對父權與男權世界的質疑和鞭撻。接受新式教育的藍田，對其父親將她許配給一位家境不錯的紈褲子弟的作法，很不能認同。當她從鄰居口中得知這位少年已經有了三位太太，她決計走為上策，逃離這個包辦婚姻。「當我逃避家庭專制，而求光明前途的時候，我不但是為我個人謀幸福，並且為同病的女同胞作先鋒。」¹⁰逃離家庭制約的藍田是個很有志氣的女子，擔任某報的通信員，有份不錯的收入。但患有肝氣痛的她，身體不好。生病時何仁對她噓寒問暖，呵護備至，病好後便同何仁訂婚。誰知何仁並非真愛她，而是為了她一千多元的積蓄。當錢財花用殆盡，何仁便移情別戀和另一女子結婚，將藍田推入貧病交加的深淵中。

⁷ 盧隱：〈淪落〉，《盧隱——驚世駭俗才女情》，（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頁154。

⁸ 前揭書，頁161。

⁹ 前揭書，頁162~163。

¹⁰ 盧隱：〈藍田懺悔錄〉，《盧隱選集》（臺北：琥珀出版社，1968年8月出版），頁197。

「本來男子可以不講貞操的，同時也可以狡兔三窟式的談戀愛。這是社會上予他們的特權，他們樂得東食西宿。然而我若不是因愛情同時不能容第三者的信念，我也不至於逃婚——甚至於受舊社會的排斥，——然而自何仁欺弄了我，不諒人的人類有幾個有真曲直的，於是我便成了新舊所不容的墮落人了。」¹¹藍田的控訴真可謂字字血淚，天地之大竟然無她容身之處。遇人不淑的她，還要忍受世人對她的冷嘲熱諷，認為她是一個喜歡胡鬧的女子。「社會又是這樣的黑暗，他們從不肯為一個有志無力的女子原諒一二分。到現在我不覺要後悔，智識誤我，理性苦我——不然嫁了——隨便的嫁了，安知不比這飄零的身世要差勝一籌？弄到現在志比天高，但是被人的蹂躪，全身玷垢，什麼時候可以洗清？」¹²受到愛人欺騙、拋棄的藍田，進退失據，溺陷在這無情世間。後來，何仁的夫人得知藍田的事情後，到病榻前探視她：「唉！姐姐，我們同做了犧牲品了呵！……男人的心是如此的不可靠！在我們沒有結婚以前，他一面欺騙姐姐，同時他也欺騙我……愛情真是混世的魔王，不知多多少少的男女做了它的犧牲品。」¹³因為不被男子玩視和侮辱的女性，至今還不曾有過。我倘若能戰勝病魔，我現在又有了一個新希望，可惜這希望太微弱了，我如果能與世界全女性握手，使婦女們開個新紀元，那麼我懺悔以前的，同時我將要奮鬥未來的。」¹⁴逃脫包辦婚姻後又被自由戀愛婚姻所欺騙的藍田，淪為新舊所不容的可憐人，由此可見現代女性的文化處境。病榻中的藍田由於自身悲慘的遭遇，希望自己病癒後能為同樣不幸命運的女子發聲出力，去改變舊時代和新時代雙重犧牲品的女性命運。盧隱在此表現了對愛情和自主婚姻的種種疑慮，現代女性掙脫禮教的束縛、反叛父權、尋覓愛情之後的結局竟是慘遭情人的背叛，令人不勝歎噓。

盧隱小說中的許多女性人物實際上都生活在傳統社會之外，她們接受新式教育、吸收新的文化思想，是時代新女性。她們看到戀愛所產生的矛盾比它所能解決的還要多，對真正的男女平等產生很大的質疑，「哎！這世界什麼是值得驚奇的？什麼是值得讚美的？我懷疑！一切都只是讓我懷疑！什麼戀愛？什麼友誼？都只是一個太虛縹的幻影！」¹⁴對愛情產生強烈的懷疑。她在〈花瓶時代〉一文中描述現代女性不過是從以前被鎖在大門以內作執掃帚，和洩慾製造孩子的機器，進入到花瓶時代。然而花瓶的命運終究是悲慘的，因為「說不定有一天，要被這些欣賞而鼓舞著你們的男人們，嫌你們中看不中吃，砰的一聲把你們摔得粉碎呢！」盧隱告誡女性，絕不

¹¹ 盧隱：〈藍田懺悔錄〉，《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版），頁199。

¹² 前揭書，頁196。

¹³ 前揭書，頁200。

¹⁴ 盧隱：〈三十二 寄異雲〉，《雲鷗情書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頁45。

要將幸福寄予在男人身上，因為「如果男人們的心胸，能如你們所想像的，偉大無私，那麼，這世界上的一切幻夢，都將成爲事實了！……花瓶的時代，正是暴露人類的羞辱與愚蠢呵！」¹⁵盧隱充分表達出在男女愛情關係中，女性被玩賞、被剝奪，最終從知識文化領域中被排除出去。

二、反家庭敘事

家庭是構成社會的基本單位，在中國文化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林語堂：「中國人的社會和生活是在家族制度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這個制度支配著中國人的整個生活形態。」¹⁶傳統社會是以男性爲中心而建構的，男女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男性是歷史的建造者、政治體制的設立者和維護者。但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展開，西方文化大量湧入，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想激盪整個社會，尤其是接受過西方教育的女性，開始有機會有能力去審視傳統的家庭觀念。中國社會爲婦女樹立了一整套的價值觀念和行爲規範，諸如：三從四德、貞節柔順、無私認命等，要爲家庭無條件的奉獻犧牲。盧隱基於自身遭遇和所見所思，倡導男女平權觀念，認爲男女兩性應該生而平等。盧隱說：「我以爲家庭是男女共同組織成的，對於家庭的經濟，固然應當男女分擔；對於家庭的事務，也應當男女共負。……男女間只有互助的，共同的生活，而沒有倚賴的生活。」¹⁷盧隱以其被喚醒的女性意識，向男權社會提出質疑，挑戰以男性爲中心的婚姻家庭。

反家庭敘述首先就是要否定家庭中的「男性」，摧毀傳統觀念中家庭的象徵——父親的形象。〈父親〉這一篇作品，是一篇日記體小說。文中對於父權、男權進行強烈批判。本文以一個兒子的口吻揭開父親所主宰的家庭生活的內幕，強烈表達出對父親的憎惡與不滿。「我」的生母十七歲就和父親結婚，因父親好嫖賭不成器抑鬱而死。喪事才過百日，父親就和一名暗娼結婚，又生了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後來父親離開家鄉在外做事，又瞞著繼母在外重婚。父親欺瞞對方自己不會結婚，願意入贅她家。婚後不但得到一位年輕的美嬌娘，還得到房子、田地、牛馬和十幾萬的財產。父親離家在外十年沒有音訊，後來被繼母找到，庶母方知父親十年前的一場騙局。庶母得知真相後，不得不在外避居。文中的「我」只小庶母

¹⁵ 盧隱：〈花瓶時代〉，《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75~76。

¹⁶ 林語堂：《人生的盛宴》（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出版），頁78~79。

¹⁷ 盧隱：〈今後婦女的出路〉，《東京小品》（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頁160。

兩、三歲，十分同情她的遭遇，由此而生一股愛戀之情。後來「我」送給庶母一束代表愛情的紅玫瑰，藉以表白心跡，庶母難以承受此情，抑鬱以終。〈父親〉中的「她」無論是做為女兒還是做為妻子都只是任人擺布的傀儡，而沒有選擇自己感情、婚姻的權力。當她父親將她嫁給小說中主角的爸爸，她也只能被動的接受。十年後方才發現結縭十年的丈夫竟然欺騙她，不僅結過兩次婚，還有兩個兒子。文中「我」的紅玫瑰，復燃起她對愛情的希望，但也加速她的死亡。這紅玫瑰讓她掙扎在希望和無望之間，精神的壓抑讓身體迅速崩解。臨終之時慨嘆的說：「有人也勸我和他離婚，這個也說不定是與我有益的。但是世界上男人有幾個靠得住的，再嫁也難保不一樣的痛苦。」¹⁸這位庶母以醒覺的思維打破男性世界的婚戀神話，打破對愛情至高無上迷思，也暴露出家庭對女性的壓迫。雖然「我」僅與庶母相差兩三歲，但在倫常的關係上她依然是他的母親。但「我」卻愛上父親的老婆，此乃一段不倫之戀，顛覆父權世界的婚戀行爲。小說中也對至高無上的父權進行挑戰，在文中藉著兩名兒子的口吻對父親敗德無良的行徑進行撻伐，此舉有違於傳統綱常。倫常認為不管父母做了什麼事，身爲子女都該爲父母文過飾非，本文採取反家庭的敘事方式。

盧隱後來又在《小說月報》發表〈秦教授的失敗〉，繼續延續反家庭敘事的文本。〈秦教授的失敗〉描述的是一位熱中於改革中國腐敗家庭的秦元素教授，走上大學講壇向青年學子演說未來新中國的理想，認為未來的新中國，絕不是祖父和父親的所有品，因為他們吸鴉片、討小老婆、玩弄女人而且運用不當手段獲得財帛。在台上振振有詞，具有滿腔熱血的秦教授獲得與會學子的贊同，到他的辦公室找他討論。其中一位學生汪平智嘆氣的向他表示，其父親不只抽鴉片、娶小老婆，賺不該賺的錢還教育子女在外頭做事最重要的是懂得迎合上司，奉承長官。汪平智：「我心裡真是又慚愧，又難受，心想作父親的如此教育孩子，國家安有健全的國民？……我幾次想起來反抗，但因為他是我的父親，終隱忍到今日，而今日聽了教授的講演，堅定了我反抗的決心。」¹⁹這樣一位在台上給大家加油打氣，堅定信念的秦教授，在台下卻因為有一個不體面的家庭，使他在社會上失去信用。舉凡秦教授不恥的所有行爲，其父親通通具備。他的父親怒斥他：「你早不當我是父親了，居然跑到演講會裡，罵起我來，什麼娶小老婆、吸大煙，……畜生！你連『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的一句話，都不曾明白，還讀什麼書呵！」「我情願死，也不能忍受這種無理的欺辱了！好好的家庭，被你弄得這種樣子，中國的衰弱，

¹⁸ 盧隱：〈父親〉，《盧隱選集》（臺北：琥珀出版社，1968年8月出版），頁39。

¹⁹ 盧隱：〈秦教授的失敗〉，《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212。

還不是因為沒有好家庭嗎？……爲了你，我不免要心裡慚愧。那些人背後的議論，我只裝不聽見，不過爲了你是我的父親……」「我不要你這不肖的兒子，你立刻給我離開這裡！」「走就走！這種的家庭，我早就沒有留戀，情願做一個沒有家庭的流蕩者，不願在這齷齪的家庭裡受罪！」²⁰盧隱此「子審父」的行爲，實乃石破天驚的舉動。身爲子女卻在父親面前直言不諱的指出爲父的過失，即使父親以斷絕父子關係來脅迫，他也要護衛心中堅持的理念，不惜與家庭決裂。推翻「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這句帶著禮教光環的聖旨，確立個人的本位思想，將個人從家庭中獨立出來。

傳統社會中，男女兩性的權利義務槓桿是極度傾斜的，盧隱反家庭敘述的第二個表現就是在作品中明顯反映家庭對女性的壓抑、歧視和男性對女性的專橫與欺騙，喚醒女性反觀自己處境。小說〈秦教授的失敗〉，秦教授的母親怒斥秦父的一番話，則代表女性意識的覺醒。她的醒覺和兒子所抱持的國家、政治立場不同，而是來自於婦女的特殊經驗，它是一種親身的體驗。「總算我老子娘沒眼睛，把我嫁給你這個騙子。你娶姨娘，就不對了；又把人家好好的女兒騙了來，說你的老婆死了，虧你說得出來。……我老子娘留給我的房子和銀錢，你想盡法子騙了我的去，又娶兩三個小老婆。哼，世界上就是你們男人是王，我們作女人的應當永沈地獄，對不對？」²¹秦母沒有兒子台上與台下的尷尬，只是直陳其內心感受，卻將女性所受的屈辱明白的張揚出來，蘊含著性別醒覺的批判力度。傳統的歷史文化，在婚姻的過程中，均以男性爲中心，也就是以男權利益與慾望進行單向建構。在盧隱筆下，男性——這個始終活躍於社會生活的性別特權，因著現代女性的覺醒而被無情的揭露與批判。

〈一幕〉中徐偉夫人年老色衰被先生拋棄，她慘然的說：「我常常懷疑女人老了，……被家務操勞，生兒育女辛苦，以致毀滅了青年的丰韻，便該被丈夫厭棄，男人縱是老得駝背彎腰，但也有美貌青春的女子嫁給他，這不是稀奇嗎？……自然女人們，要靠男人吃飯彷彿應該受他們的擺弄，可是天知道，女人真不是白吃男人的飯呢！」²²年輕時在家中承擔一切家務，所有的重任都扛在自己的肩上，讓先生徐偉能沒有後顧之憂致力於事業。誰知，多年的患難與共，換來竟是飛黃騰達的丈夫離婚的要求。糟糠妻就成了過時的馬鞍，被扔在馬廄裡。盧隱對傳統婦女的遭遇深感同情，藉著徐偉夫人之口，說出兩性在立足點的不公。

²⁰ 盧隱：〈秦教授的失敗〉，《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215~216。

²¹ 前揭書，頁213~214。

²² 盧隱：〈一幕〉，《人生小說》（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頁129。

三、同性之愛

對同性之愛的敘寫，是廬隱反映知識女性情感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體現了作家思想的超前與觀念的開放。在她的描寫中，女性之間的友誼已上升到同性愛的層次。廬隱的〈麗石的日記〉發表於1923年《小說月報》上，由病中的女學生麗石在臨終之前寫下的十六則日記所組成。麗石不滿於學校生活的單調和教員虛假的面目，對婚姻極度的厭惡和恐懼，又看到好友雲薇結婚後，弄得事事不如人，鎮日勞碌、煩燥，對於兩性的婚姻更是排斥，「我從不願從異性那裡求安慰，因為和他們——異性——的交接，總覺得不自由。」²³她與女友沅青從友情發展到真摯的愛情，並且打算將來共同生活。但是，她們的理想為世俗所不容，沅青的母親希望她和表哥結婚，並迫使她到天津讀書。沅青聽從母親的安排，麗石傷心的病了。但更令麗石寒心的是沅青的來信，她說：「我們從前的見解，實在是小孩子的思想，同性的愛戀，終久不被社會的人認可，我希望你還是早些覺悟吧！」²⁴最後，還支使少年鄺文來糾纏麗石，希望麗石能改變想法。面對傳統的社會習俗，沅青和麗石的愛戀還是無疾而終。當麗石得知沅青將要出嫁的消息，她失望、悲傷至極。情人的背棄讓麗石失去人生的樂趣，最終抑鬱而死。

麗石的好友雲薇本是一個活潑、好強的女孩，結婚三年後，外人都認為她很幸福，其實內心藏著深刻的悲哀。婚姻生活讓她感到無趣，孩子更牽絆著她，無法解脫。加上吐血的毛病時好時壞，導致精神消沈，身體日漸憔悴。而另一個朋友欣，原是個志趣高尚的青年，結婚後因生計的壓迫，爲了四十塊錢，放棄自己的人格，甘做某黨派的走狗，諂媚上司。麗石透過這些朋友的不幸遭遇，看見婚姻的本質，因此選擇在女兒國中構築自己的愛情堡壘。身邊的悲劇讓她堅信傳統的異性婚姻是可怕的夢魘，是罪惡的淵藪，它會吞噬年輕人的血肉靈魂。沅青和麗石對異性戀有同樣看法，因此由泛泛友誼，轉變成同性的愛戀。沅青曾對麗石說：「我只要能找到靈魂上的安慰，那可怕的結婚，我一定要避免。」²⁵麗石完全忽視男性存在的必要性，顯現出相當程度的厭男症，提到追求者鄺文時，特別使用了「男性特別顯著」的定義，顯示出對男性的排斥。認為兩性的區別是多餘且不必要的，例如文中麗石說：「我不恨別的，只恨上帝造人，爲什麼不一視同仁，分什麼男和女，因此不知把這個安靜

²³ 廬隱：〈麗石的日記〉，《一個情婦的日記》（北京：京華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頁38。

²⁴ 前揭書，頁41。

²⁵ 前揭書，頁40。

的世界，擾亂到什麼地步？」²⁶同性之愛對麗石來說，是應付當時中國婚姻制度對自己壓迫的一種策略，她不區分男女的性別，追求自由的性愛，認為世間男子擾亂社會的安寧。從這個意義來看，同性之愛本身就具有性解放意識。

儘管沅青曾埋怨麗石沒有打定主意，穿上男子的禮服，戴上男子的帽子，到家中求婚，但是在兩人的通信中，並沒有「夫婦」角色的認定，兩人都表現出女兒本色，麗石與沅青的愛情是建立在一個純潔的女兒國裡。²⁷麗石同性之愛的理想傾向於精神的層面，幻想彼此歡樂的輕舞，穿一樣的衣裙，她說：「沅青是我的安慰者，也是我的鼓舞者，我不是為自己而生，我實在是為她而生呢！」²⁸在麗石的愛情幻夢中，女友其實就是自己的投影，其同性之愛乃是在別人的身上找尋她自己。〈麗石的日記〉發揮了日記和書信這兩種體裁之長，通過剖析人物心理來展示主題。十六篇日記中引用了六封書信，其中歸生和雲薇各一封、沅青四封。直接的心理描述，將兩人浪漫的愛情抒發出來。這篇小說以自敘傳的方式，展示新舊交替的時代在女性心靈劃下的舊創新痕。盧隱對麗石的同性戀理想不見得贊同，但她卻是同情麗石的。在〈麗石的日記〉前言作者寫著，「麗石的死，醫生說是心臟病，但我相信麗石確是死於心病，不是死於身病，她留下的日記，可以證實，現在我將她的日記發表了吧！」結語盧隱又寫道，「我看著麗石的這些日記，熱淚竟不自覺的流下來了。唉！我甚麼話也不能再多說了。」²⁹這裡所謂的「心病」，正是麗石的同性之愛理想受到現實的抵牾所帶來的憂鬱苦悶。在異性的婚姻裡，麗石見不到幸福快樂，於是轉而尋求同性的愛戀，這是一種在傳統父權體制下，所導致的性情扭曲變態。對同性之愛的大膽描述，無疑是對社會道德的挑戰和叛逆。

被稱為盧隱小說代表作的《海濱故人》，也是一部表現知識女性同性之愛的作品，不過和〈麗石的日記〉相較，其中的描寫沒有那麼直接。這篇小說主要寫了露沙、玲玉、蓮裳、雲青和宗瑩五個知識女性的情誼。她們在以男權為中心的社會裡左衝右突，卻難以找到一處安放她們脆弱靈魂的所在，因此，同性間的友誼與溫情，就成了一劑撫慰痛苦的良方。對這種超乎友情的情誼，盧隱則抱持著讚許和同情的態度。文中雖也寫到異性戀，但並非小說的重心，而且其異性戀都是悲劇結局。宗瑩結婚不到一個月，竟患病住院，讓其他友人帶來對婚姻的恐懼。露沙和梓青這對戀人，也因社會的成

²⁶ 盧隱：〈麗石的日記〉，《一個情婦的日記》（北京：京華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頁41。

²⁷ 蘇曉芳：〈女兒國的烏托邦與「男性化抗議」——是論盧隱、凌淑華兩篇同性戀小說之異同〉，《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

²⁸ 盧隱：〈麗石的日記〉，《一個情婦的日記》（北京：京華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頁38。

²⁹ 前揭書，頁33、41。

見相偕出走。在《海濱故人》中，同性之愛遠遠超過異性之愛。盧隱筆下的女性同盟在性質上來說精神多於肉體，靈的成分多於性的成分。盧隱筆下這些知識女性所留戀回味的，是五個人在一起的生活景象和情感交流。盧隱並非同性之愛的倡導者，她對女性之愛的描繪，著重在披露人的感情的另一側面，而且通過這樣的描寫，表現出女性對生命體驗的敏感和率真。盧隱在作品中建構女性自足的城堡，藉此抵制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秩序。

女性同盟的特質有三個：³⁰

第一：反歷史定位

在中國歷史上的諸多文本中，那些涉及彼此利害關係的女性，一直被描述成相互敵對、爭風吃醋、勾心鬥角或相互殘害。從王宮裡的娘娘嬪妃到百姓的三妻四妾，無一不是這種歷史定位的縮影。而女性同盟解構了這種歷史定位，構築了一個溫情友好的女性群落。〈海濱故人〉中露沙寫給雲青的信：「我們所說的理想生活——海邊修一座精緻的房子，我和宗瑩開了對海的窗戶，寫偉大的作品；你和玲玉到臨海的村里，教那天真的孩子念書，晚上回來，便在海邊的草地上吃飯，談故事，多少快樂。」³¹在這裡建構了女性間溫馨的園地。

第二：彰顯女性主體性

在傳統社會，女性淪為生育的工具，而同性之愛恰恰不能達到傳統觀念所要求的婚姻合法目的。同性愛戀也正以非生育特點攻擊了女性生育工具論的看法，性與生育被區隔開。女性同盟的成員相互間均平等對待，相互依存，一反傳統兩性關係中夫為妻綱、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秩序。〈麗石的日記〉中提到：「昨夜我們說到將來共同生活的樂趣，真使我興奮！我一夜都是作著未來的快樂夢。」³²女性同盟者不再依附在男性身上，共同生活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傳宗接代，而是為了生活的快樂。

第三：構築男性缺席的自足體系

〈海濱故人〉中露沙她們五個人在熱鬧的人群中，自築無形的圍牆，建造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同性團體。「她們都是很有抱負的人，和那醉生夢死的不同。所以她們就在一切同學的中間，築起高壘來隔

³⁰ 李廣瓊：〈女性同盟書寫蘊含〉，《求索》，2005年3月。

³¹ 盧隱：〈海濱故人〉，《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275。

³² 盧隱：〈麗石的日記〉，《一個情婦的日記》（北京：京華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頁38。

絕了。」³³這種同性情誼是自古以來就存在於婦女群體中的天然認同感，透露出女性的自主意識。這是父權文化的顛覆，女性同盟排除了生育的性行爲，建構一個不需要男性的體系，阻止父親的再現。

盧隱構築了一個女性同盟的自足城堡，作為反抗傳統性別秩序的利器，但她對於女性現實的處境有著極清楚的認識，深刻體認這個自足堡壘乃是個理想的烏托邦，所以她又理性的解構它。

想想朋友真沒交頭，起初情感濃摯，真是相依為命，到了結果，一個一個都風流雲散了，回想往事，只恨多餘！……以前玲玉老對我說：「同性的愛和異性的愛是沒有分別的，那時我曾駁她這話不對，她還氣得哭了，現在怎麼樣呢？」露沙道：「何止玲玉如此？便是宗瑩最近還有信對我說：「十年以後同退隱於西子湖畔呢！」那一句是可能的話，若果都相信她們的話，我們的後路只有失望而自殺罷了！」³⁴

露沙感嘆她們過去追尋的生活乃是一種永久的理想，根本缺乏現實的依託。〈麗石的日記〉中，麗石與沅青的結局更打破了女性同盟的神話，而此女性同盟神話的破滅有內因和外因。內因乃是麗石屬於堅定的女性同盟者，她對沅青的愛至死沒有動搖，而沅青對麗石的戀情卻僅是常態婚姻的替代。後來與表哥交往後發現兩性交往的甜蜜和婚姻的不可怕，過去對麗石的愛戀之情便漸漸煙消雲散。外因則是家庭的強力干預，沅青家中獲知兩人的感情後，她的母親便搓合她和表哥訂婚，令她前去天津，與麗石分開。「麗石！你為什麼不早打主意，穿上男子的禮服，戴上男子的帽子，裝作男子的行動，和我家裡求婚呢？現在人家知道你是女子，不許你和我結婚，偏偏去找出那什麼有為的青年來了。」³⁵沅青的這些話道出同性之愛要取得社會的認同，只能以異性戀者的外形蒙混世人，說出女性在反抗傳統性別秩序的思考中仍擺脫不了傳統性別的窠臼。最後表哥擄獲沅青的芳心，寄寓著男性社會對女性同盟的成功瓦解。後來沅青不僅與麗石疏離，甚至還要介紹男人和麗石認識，藉以打消麗石的同性愛戀。對同性之愛的解構代表盧隱對兩性關係的重新思考，從同性之愛到異性之愛，是繞了一圈之後，再回到傳統性別秩序，乃是對兩性秩序的重新認同。沅青寫給麗石的信上說：「我表兄的確是個很有為的青年，他並且對我極誠懇，我到津後，常常和他談聚，他事事都能體貼入微，而且能任勞怨！……」³⁶這種精神上的和諧，

³³ 盧隱：〈海濱故人〉，《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255。

³⁴ 前揭書，頁284。

³⁵ 盧隱：〈麗石的日記〉，《一個情婦的日記》（北京：京華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頁40。

³⁶ 前揭書，頁41。

正是盧隱所追求的理想愛情和婚姻。盧隱，這位在「五四」的怒潮中覺醒的知識女性，她意識到女性向男性抗爭，所爭的並非兩性的敵對，而是彼此在世界上的和諧共存。盧隱跳出狹隘偏激的兩性對立觀念，寓意著從人到女人的回歸，是對人的解放的深入和昇華，顯示出更為理性的女性意識，這在當時不僅難能可貴，即便在今日仍具有啓示意義。

第二節 問題小說——「感時憂國」和「個人主義」兼俱

盧隱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有著濃厚悲劇色彩的時代。首先，從時代的氛圍來看，盧隱成長的時期，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幾個重大事件：清朝光緒二十四年間，西元 1898 年 6 月 11 日～9 月 21 日的戊戌變法徹底失敗，維新運動失敗，使中國損失一批熱心於國家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但此運動將中國推上革命的道路；1898-1900 年的義和團起義，義和團戰敗，北京淪陷，聯軍大肆屠殺居民，搶掠財物，焚燒宮殿園林，頤和園珍寶被掠奪一空。慈禧太后派李鴻章與奕劻為代表向列強求和，簽訂「辛丑條約」等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八國聯軍方答應退兵；1911 年辛亥革命失敗；袁世凱於 1916 年稱帝；1917 年張勳擁護清朝廢帝溥儀在北京復辟；段祺瑞、馮國璋、張作霖、張學良等軍閥割據，導致國家四分五裂，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時代的悲劇並不光因為這一次次人民反抗鬥爭的失敗，而是這一次又一次的失敗，造成中國社會一種普遍的悲觀情緒。盧隱就是在這樣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中長大，無形中心靈也刻下悲哀的烙痕。

其次，盧隱個人的際遇坎坷多舛。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註定幸福與她無緣。出生那一天恰逢外婆去世，母親將她視為不祥之物加以冷落，沒有得到良好的照顧，導致她體質瘦弱脾氣拗傲，愛哭鬧的個性讓父母更加厭煩，父母便讓她住在奶媽家中。出生於富裕的小康之家，過的卻是沒有愛，沒有希望，連奴婢都不如的日子。父親去世後，全家寄居在北京舅父家中，她又見棄於親戚，小小年紀就有自殺的念頭，覺得死還比活著快樂。九歲時便被送進收容無產階級者的教會學校女子慕貞學院寄宿。不幸的童年，對盧隱一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她悲觀自卑的性格在此時就奠下基礎，以致於影響了她以後作品的基調。

成年後，愛情的挫折又使她飽受磨難。世態的炎涼、人情的淡薄刺激著盧隱異常敏感的神經，讓她時時處於矛盾之中。坎坷不平的遭遇、黯淡的心境，一一投射到她的小說作品之中。盧隱的小說自敘傳色彩明顯，作品多取材於自己的生活，因此作品始終籠罩著悲哀鬱抑之氣。盧隱從這創作思想出發，將人生的苦難和內心的傷痕著為文章，從抒發悲

哀中追求藝術的樂趣，從悲哀中求索著人生的本質。她的作品中的悲哀美，既是個人刻骨銘心的悲哀情感、情緒的外化，也是時代的苦悶和女性苦悶的感性顯現。

一、揭示「五四」青年的傷感

茅盾：「我們現在讀盧隱的全部著作，就彷彿再呼吸著『五四』時期的空氣，我們看見一些『追求人生意義』的熱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們在書中苦悶地徘徊，我們又看見一些負荷著幾千年傳統思想束縛的青年們在書中叫著：『自我發展』，可是他們的脆弱的心靈又動輒多所顧忌。」³⁷盧隱她創作的題材與生活貼近，她的思想也與時代同步。

盧隱是個感情豐富又迭遭不幸的女作家，她渾身每個細胞幾乎都浸透著浪漫精神，當然這是來自「五四」的影響。劉大杰說：「我們可以說，五四時代是古典主義崩潰，浪漫精神和人權運動的新生，那麼盧隱便是一個時代的典型人物。」³⁸然而有著幾千年封建傳統的中國，每一小步的變化都會引發巨大的震盪。最早覺醒的知識女性放眼四望，面對周圍群眾、文化、思想的保守與落後，遭遇理想與現實、個人與社會的巨大矛盾，便不免感到憂憤與孤獨。這些知識青年們超前的情感、理想在沈重的現實之前是脆弱的，做為少數個體在中國幾千年封建勢力下是渺小的，盧隱道盡這些「五四」青年的傷感。

盧隱最初的創作反映人生等諸多問題，觸及到社會矛盾和階級壓迫，表現反帝、反封建的主題。如她的小說處女作〈一個著作家〉訴說邵浮塵和沁芬這對戀人，因邵浮塵家貧，沁芬的父母便將她嫁給一個有錢人，兩人硬生生被拆散，最後雙雙含恨而逝。這篇小說控訴封建買賣婚姻的罪惡。〈兩個小學生〉反映「五四」時期群眾的愛國鬥爭，譴責軍閥政府的統治。文中兩個小學生國樞、堅生和同學冒著雨，一同到公府請願。但公府的兩扇鐵門緊緊閉著，根本不接受他們的請願。而且還派出「一隊隊的黃衣衛兵和警察，層層疊疊地站滿了公府的門前，兇狠狠地對著這些手無寸鐵的學生，就好像身臨十萬雄兵大敵似的。」³⁹學生無畏風雨，認為他們是為了公理而來，公理必會獲得最後的勝利！沒想到在推擠中，這些衛兵竟向

³⁷ 未明（茅盾）：〈論盧隱〉，林偉民選編《海濱故人盧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頁154。

³⁸ 蔡登山：〈人間花草太匆匆——盧隱熾熱的愛情〉，《人間花草太匆匆——三十年代女作家美麗的愛情故事》（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5月初版），頁36~37。

³⁹ 盧隱：〈兩個小學生〉，《人生小說》（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頁22。

小學生使用武力，「但見適才那些如虎狼的衛兵，舉著槍桿刀把，不分頭面，對著他們的教師和同學，正在亂砍哪！」⁴⁰〈月下的回憶〉則為不幸的祖國和民族悲痛，表現出強烈的愛國心。「進了課堂……『支那之部』四個字端端正正寫在黑板上；我心裡忽然一動，我想大連是誰的地方啊？用的可是日本的教科書——教書的又是日本教員。……大連的孩子誰也不曉得有中華民國呵！他們已經中了嗎啡果的毒了！」⁴¹而更讓人寒心的是西崗子一連千餘家的暗娼，都是那些畢業於大連公學校的警察老爺和暗探老爺開的。作者在小說之中對於民族由上而下的腐化，寄予深刻的悲憤。這些小說和當時多數問題小說一樣，帶有明顯的啓蒙主義色彩，直接體現了文學研究會「爲人生而藝術」的文學主張。

在「五四」思潮退燒之後，那些在時代感召下覺醒的人，同樣敏感的覺察到黑暗的社會制度阻塞了他們的發展，他們不能支配自己的命運。就像〈一個著作家〉中的邵浮塵，是個微積分著作家，孜孜不倦的努力，但依然無法贏得自己的愛情。〈兩個小學生〉中的國樞最後對母親失望的說：「他們的心比石頭還硬呢！哭是沒用的，那兩扇門是永遠不開的呀！……」⁴²五四青年從革命高潮中跌落下來，那種絕望、孤獨的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憂鬱感傷便成了時代病。盧隱無疑是他們中的一員，而且是表現最突出的一個。最初的人生寫實小說，雖然也帶有傷感的情調，發出這世界上不合理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的感嘆，但畢竟她反映的是人們普遍關心的社會問題，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然而在「五四」落潮以後，她作品中的風格、題材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題材趨於狹窄，可說就是表現個人生活的自敘傳，始終未跳離個人生活的狹小圈子；風格上則更趨於憂鬱感傷，看不到人生的前途和出路。⁴³

〈或人的悲哀〉裡亞俠在一首詩中寫著，「假若智慧之神不光顧我，苦悶的眼淚永遠不會從我心理流出來呵！」⁴⁴道出了那個時代爲知識困擾的年輕人的共同苦悶，卻沒能揭示出知識困擾人的更深的社會歷史根源。露沙和好友們一再發出「人生究竟是什麼？」的疑惑，但她們始終迷迷茫茫，找不到問題的癥結何在？〈象牙戒指〉一文中寫著，「我也覺得這個時期的青年男女很難找到平坦的道路，多半走的是新與舊互相衝突的叉道，自然免不了種種的苦悶和愁

⁴⁰ 盧隱：〈兩個小學生〉，《人生小說》（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頁24。

⁴¹ 盧隱：〈月下的回憶〉，錢虹編《盧隱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頁19~20。

⁴² 盧隱：〈兩個小學生〉，《人生小說》（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頁26。

⁴³ 彭彩雲：〈盧隱小說悲觀情調的產生根源探析〉，《湖南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

⁴⁴ 盧隱：〈或人的悲哀〉，《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174。

慘。」⁴⁵她們強烈的感受到現實與理想的衝突，卻不知為何會衝突，更不知如何解除這衝突。這群時代青年掙扎徬徨，最後心力交瘁而亡，這是那個混亂時代的典型現象。作者通過這些人的眼淚、呼聲甚至是死亡，折射出時代的影子。廬隱中後期的小說轉向自敘傳，筆觸轉而主觀抒情，其藝術才情得以發揮，但思維闊度卻不見明顯的打開。廬隱的小說就是一個時代的聚光鏡，體現出時代的流動感，圍繞著現實世界打轉。

二、人生目的之憂思

1924年6月，《小說月報》發表了廬隱的小說〈前塵〉。作品真實的反映了新女性的現實困境，觸及到婦女解放實現過程中特殊的人生問題，成為現代女作家契入新女性成長煩惱的前奏曲。⁴⁶在〈前塵〉中，新婚的女主角不斷地回想起純真少女時代的「前塵」，她無端遇見數位喜愛她的男子，在自由戀愛與婚姻已不構成問題的時代，她卻仍為自由所困。原因在於雖身為一位新女性，仍不能背負被愛人以外的其他男性的追求，還有朋友、鄰人的緋語流長更令她有極大的壓力。逃脫的唯一方式便是躲進婚姻的窄門。但走進去後，卻又不知不覺背負許多重擔。「伊覺得想望結婚的樂趣，實在要比結婚實現的高得多。伊最不慣的，便是學做大人，什麼都要負相當的責任，煤油多少錢一桶？牛肉多少錢一斤？如許瑣碎的事情，伊向來不會經心的，現在都要顧到了。」⁴⁷過去不諳俗事的小姐，左邊經右邊史，滿口風花雪月，一下子突然墜入俗世，成為操弄柴米油鹽的少婦，女主角「伊」，她無法逃脫女性這一成長的煩惱，歷盡波折得到的婚姻卻因家庭中的新夫權而成了時代的落伍者。

從此擔子一天重似一天了，什麼服務社會？什麼經濟獨立？不都要為了愛情的果而拋棄嗎？記得伊的表兄——極刻薄的青年，對伊道：「女孩子何必讀書？只要學學煮飯、保育嬰兒就夠了。」他們蔑視女子的心，壓迫得伊痛哭過，現在自己到了危險的地步，能否爭一口氣，做一個合宜家庭，也合宜社會的人？況且伊的朋友曾經勉勵伊道：「吾友！努力你前途的事業！許多人都為愛情征服的。都不免溺於安樂，日陷於墮落的境地。朋友呵！你是人間的奮鬥者。萬望不要使我失

⁴⁵ 廬隱：〈象牙戒指〉，《廬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355。

⁴⁶ 王緋：《空前之迹 1851~1930中國婦女思想與文學發展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7月第1版），頁575。

⁴⁷ 廬隱：〈前塵〉，《一個情婦的日記》（北京：京華初版社，2005年7月第1版），頁92。

望，使你含苞未放的紅花萎落！……」⁴⁸

在新女性成長的煩惱中，女主角「伊」雖然不敢忘記今後的努力，但是環境的轉變，身份的不同卻又讓她如魚投羅網般，陷入兩難成爲沒有歸程的追尋。究竟是要成爲傳統的好太太，相夫教子？還是成爲時代女性爲理想奮鬥？盧隱在第一次的婚姻中就坦然陳述：「我理想的結婚生活，和我實際的結婚生活，完全相反。」⁴⁹鎮日忙碌著家庭瑣事，根本無法盡情的創作，實現未婚前的人生理想。盧隱在小說後面提出：結婚後「伊的紅花幾時可以開放？」這些新時代的女性其焦慮來自於做人與做女人的困惑，即使她們受過教育，生活在都市，但是依然面臨延續幾千年的男權文化的重壓。女性這種焦慮的產生一方面是社會進步的反映，女性早已不滿足於足不出戶、牢籠式的生活圈子，也不再遵從「無才便是德」的古訓，她們也能投身於社會，與男性分享工作和經濟自主的權利；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即是男女的競爭並不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對女性來說，既要兼顧傳統角色的期待又要面對社會的競爭，這是極困難的。而男性則單純的多，男人做人和男人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她在另一篇文章〈今後婦女的出路〉中提到：「時代的輪子不停息的在轉動，易卜生早已把婦女的出路指示了我們。……封建時代的餘毒，認定『男治外女治內』的荒謬議論。什麼婦女的智力體力趕不上男人囉，又是賢妻良母是婦女唯一的天職囉，拿這些片面之辭的帽子壓到婦女頭上。使她們不得不回到家裡去。其結果呢，一失掉了獨立的人格。二失掉了社會的地位。三埋沒了個性。真是危害不淺呢！」⁵⁰當一個女人投入真誠愛戀的男人懷抱中時，她其實犧牲了很多個人自由。女性在愛情中尋找自我，最後又在愛情中迷失自己，無所歸依的悲愴之情便油然而生。接受現代教育的女性，積極的在思考女人在社會上應該和男性一樣，享有同樣的義務和權利。體認到人類應只有個性的差異，而無男女間的軒輊。

〈勝利以後〉截取自一個小家庭的生活場景，以書信的結構，揭示幾位曾經同窗的已婚女性回顧前塵，厭煩現在和恐懼將來的心理。肖玉在女兒彌月時對友人痛悟的說：「還是獨身主義好，我們都走錯了路！」肖玉彷彿是〈前塵〉中「伊」的投影。小說中另一女性文琪爲小學校長，對於是否要踏入婚姻陷入躊躇，開教育會時聽到朋友說：「現在我國的女子教育，是大失敗了。受了高等教育的女

⁴⁸ 盧隱：〈前塵〉，《一個情婦的日記》（北京：京華初版社，2005年7月第1版），頁93。

⁴⁹ 盧隱：〈盧隱自傳〉，選自林偉民選編《海濱故人盧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1年1月第1版），頁207。

⁵⁰ 盧隱：〈今後婦女的出路〉，《東京小品》（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頁158~159。

子，一旦身入家庭，既不善管理家庭瑣事，又無力兼顧家庭事業，這班人簡直是高等遊民。」聽到如此的毀謗，不甘受辱的文琪寫信給好友，希望好友能指導她如何圖進取，怎樣預定前途？沁芝在給瓊芳的信裡感慨的說：「當我們和家庭奮鬥，一定要為愛情犧牲一切的時候，是何等氣慨？而今總算都得了勝利，而勝利以後原來依舊是苦的多樂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從前以為只要得一個有愛情的伴侶，便可以廢我們理想的生活。現在嘗試的結果，一切都不能避免事實的支配。」這份成長的煩惱已不單純是為人妻、為人母與社會職業不能兩全的問題，而是從女性自身處境轉向社會環境的憂慮。沁芝在信中對瓊芳：「我覺得女子入了家庭，對於社會事業，固然有多阻礙，然而不是絕對沒有顧及社會事業的可能。現在我們所愁的，卻不是家庭放不開，而是社會沒有事業可作。按中國現在的情形，剝削小百姓脂膏的官僚，自不足道，便是神聖的教育事業也何嘗不是江河日下之勢？在今日的教育制度下，我懷疑教育能教好學生，我更懷疑教育事業的神聖，不用說別的齷齪的情形……現在的中國，一切都是提不起來，更不著說女子沒事作，那閒著的男子——也曾受過高等教育的，還不知有多少呢？……唉！社會如此，不從根本想法，是永無光明時候的！」⁵¹這便是盧隱深刻的無奈，顯示出審視批判時代、社會的力度。盧隱曾任教師、小學校長，對於教育環境比別人瞭解，也多一分的關注，因此對教育事業內部的惡鬥，深感痛心不齒。也由此延伸更深刻的思維，這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如何在混亂的時局中發揮一己力量，改造這大環境？

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1926年北京女師大學生劉和珍等被殺害的「三一八慘案」，以及李大釗等五名國共居京要人的被捕、槍殺，造成了極大的社會震動與影響，特別是對畢業於北京女師大的作家盧隱、馮沅君、石評梅等，北洋軍閥製造的政治血案不能不直接或間接地作用於她們的筆端。⁵²盧隱她的筆下也淌出鮮血，揚起戰亂的劫灰，小說中籠罩著動盪時代的陰雲。二十世紀20年代初期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圍繞在「兩個口號」的論爭中。一是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而藝術」；二是研究會的「為藝術而藝術」，盧隱她則加入文學研究會。在這場論戰中將革命文學的概念嵌入創作裡，成為時代的強音，盧隱在她的作品中也受到這趨勢的影響。

在〈何處是歸程〉這篇小說中，可以見到盧隱從〈勝利以後〉的深刻無奈，趨向政治、革命的轉變，更深一層的反映新女性成長

⁵¹ 盧隱：〈勝利以後〉，《盧隱選集》（臺北：琥珀出版社，1968年8月出版），頁130~131。

⁵² 王緋：《空前之迹 1851~1930中國婦女思想與文學發展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7月第1版），頁572。

的人生煩惱。小說中的姑姑一生小姑獨處，她的奮鬥與努力，成為許多新女性仰慕的對象。姑姑她在北京為婦女運動奔走，但竟有人贈以準政客的刻薄封號。末了還被人造謠，說她成了某人的姨太太。「並且不只侮辱我一個。他們在酒酣耳熱的時候，從他們噴唾末的口角上往往流露出輕薄的微笑，跟著，他們必定要求一個結論道：『這些女子都是拿著婦女運動作招牌，借題出風頭。』……偏偏我們的同志又不爭氣，文蘭和美真又鬧起三角戀愛，一天到晚鬧笑話，我不免憤恨終於灰心。不久政局又發生了大變，國會解散，……我們婦女同盟會也就冰消瓦解。在北京住著真覺無聊，更加著不知趣的某次長整天和我夾纏，使我決心離開北京。……還以為回來以後，再想法團結同志以圖再舉，誰知道這裡的環境更是不堪？」⁵³這位新女性的偶像，為婦女運動四處奔走，這份對理想的執著卻無端被男性重傷，認為她矯俗干名，還捏造她成為某人姨太太的花邊新聞，讓這位姑姑陷入社會政治、革命的困境。姑姑的困境，反映了男權社會中女性的特殊遭遇和艱難的處境。獨身的她，雖然沒有家庭與事業難以兼顧的困擾，卻在她投身為婦女、政治、社會奮戰時，陷入性別歧視的泥淖中。男人並沒有肯定她為時代進步付出的努力，並沒有讚許她熠熠的才華，反將她當作性騷擾和花邊流言的慾望對象。「真的，我現在感到各方面都太孤零了。」⁵⁴以往期待與男子一試高下的革命激情，很快的便被性別刻板印象，這個盤踞在時代之前的陳舊思維所擊潰。因此，盧隱在小說最後借人物之口道：「結婚也不好，不結婚也不好，歧路紛出，到底何處是歸程呵？」究竟是回歸傳統女性相夫教子的角色，還是成為時代前鋒的新女性，孰是孰非？盧隱在書寫知識女性煩惱的題材時，表現出向社會、政治、革命趨近的特點，由此看出主流意識型態的作用力，也顯示出她創作視角的拓展。「五四」時期，婦女解放運動席捲中國，盧隱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目睹封建宗法制度對婦女的戕害，痛感婦女解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於是拿起筆來為中國婦女的解放而呼喊。認為女性解放的首要一步就是要走出家庭，擺脫傳統社會對女性的人倫制約，確立女性作為獨立的「個人」價值，過人類應過的生活，不僅僅做個女人，還要做一個人。

⁵³ 盧隱：〈何處是歸程〉，《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207。

⁵⁴ 前揭書，頁207。

三、創作的停滯與向前

藝術性是文學價值的重要因素，藝術性的強弱是文學作品是否具有經久不衰之魅力的根本原因。而藝術性並非單指表現形式的藝術化，更在於用藝術化的手法再現生活，而優秀的文學作品所揭示的生活比現實更具普遍性和代表性。而盧隱始終孜孜不倦的做著一個時代的紀錄員，只是一味的渲染時代的迷茫和對現實的幻滅情緒，這色彩在當時無疑是吸引人的，但對於當今的讀者而言，過於濃郁的再現色彩反倒造成他們與作品間的情感隔膜，造成接受度的時代差異。茅盾說：「五四發展到某一階段，便停滯了，向後退了。盧隱，她的『發展』也是到了某一階段就停滯。」⁵⁵隨著時間的流逝，盧隱的作品漸被人淡忘，為什麼？探究其原因，發現閱讀她的作品有種情感的差距，讀者不易將情感引入盧隱描述的情境中，難以產生共鳴，筆者認為也許這就是茅盾所謂的「停滯」。

文學史上有些作品之所以能成爲傳世傑作，並不是它們不受時代的侷限，而是它們既有著切合時代審美需求的一面，又有著超越時代審美經驗的一面。它們揭示的往往是人類共通的、永恆的生存本質問題。它們的時代感不是封閉狀的，而是有著繼往開來的流動感，能與不同階段的人類生活產生對應。盧隱美中不足的正是這份對應、共鳴感。盧隱是在中國新文學崛起之初的一名女性作家，當時位於新舊文學交替之際，對她而言，幼年時學習古文，成年後以白話文學創作；身處傳統禮教社會，卻學習西方新式教育，這份矛盾衝突在所難免。因爲沒有豐厚的思想文化土壤，導致她無法將思想意識深耕，這是時代背景所造成，自然不能過於苛求，可以說盧隱這位「五四」產兒，成於時代又囿於時代。

仔細探索造成盧隱停滯的原因有下列三點：

第一：題材的仄狹

盧隱作品數量頗豐，然而作品中的生活題材卻呈單一取向。讀她的作品會發現她取材範圍狹小。除了早期一些反映社會生活的篇章，她的作品幾乎都是對「五四」知識青年的生活側面及心理狀態的描寫，尤其是受過教育的知識女性的愛情生活。從《海濱故人》、《曼麗》到《象牙戒指》，盧隱展示給我們看的無非是那群經歷新文化運動，在人生旅途上受到外界與內心的矛盾衝突，背負心靈傷痕

⁵⁵ 茅盾：〈盧隱論〉，選自林偉民選編《海濱故人盧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頁153。

的知識青年。《海濱故人》中的露沙感嘆的想著「什麼是人生！什麼是究竟！……人生和鴨子一樣的不自由，一樣的愚蠢，人生到底做什麼？」⁵⁶他們的心中存在一個共同的疑惑——人生究竟是什麼？盧隱是位經歷型的作家，她選取親身的經驗或有密切關連的生活、感受為題材，她的視角由自身向外延展。而她對知識女性的生活題材最敏感熟悉，這使得她的作品具有攝人的真實性和濃烈的感情，但因為個人生活範圍的有限，致使其無法放長視線，闊寬視野。題材相似、雷同，單調感便油然而生。無論事物本身具有怎樣濃烈的情感，終會喪失興趣，變得麻木。屢屢重複的事物便難免顯得單調，失去閱讀的新鮮感，樂趣便隨之降低。就好像每天吃相同的料理，再好吃也會乏味。

第二：形象的單一化

盧隱的作品具有強烈的自敘傳特質，她選擇了她最熟悉的人來描述，這對象包括她自己，藉此表達出對時代、對人生的理解和態度。她也寫活了處於那個年代知識份子內心的徬徨苦悶。可是，她筆下的人物形象太單調雷同了，似乎有千人一心之嫌。《海濱故人》中的主角個個皆在尋覓愛情、人生的道理，但都苦無所得，鬱悶不樂。小說〈雲蘿姑娘〉中凌俊和雲蘿的愛情，「凌弟！我常常希望我死了，或者能使你忘了我，因此而振作，努力你的事業。」⁵⁷《海濱故人》中的露沙、〈或人的悲哀〉中的亞俠、〈象牙戒指〉中的沁珠……無不是熱情而又空想的青年，她們在知識的薰陶下，在新思潮的沖擊中，個個擁有一顆叛逆且不安定的心。她們希冀能解除傳統的因襲以及現存的束縛，充分地發展個性，但是在現實與理想的落差中重重摔倒。在二〇年代這是一種常見的社會現象，所謂的「時代病」，從歷史的實錄來看，極富有價值，但是盧隱小說的人物形象太類似，性格雷同，寫來寫去好像說的都是同一人，只不過換一個名字罷了！

第三：色淡的黯淡

盧隱生長在一個紛擾不安定的時代，經歷無愛不幸的童年和兩段波折不斷的婚戀，加上受莊子、叔本華哲學的影響，合成了她哀愁感傷的氣質和纖細敏感的感受力。「聽見鸚鵡叫，她便想到人們和鸚鵡一樣，刻板的說那幾句。一樣的不能跳出那籠子的束縛，看見花落葉殘便想到人的末路——死——彷彿天地間只有愁雲滿佈，悲

⁵⁶ 盧隱：〈海濱故人〉，《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267、269。

⁵⁷ 盧隱：〈雲蘿姑娘〉，《盧隱選集》（臺北：琥珀出版社，1968年8月出版），頁44。

霧迷漫，無一不足引起她對世界的悲觀。」⁵⁸「實在說伊爲什麼傷心，便是伊自己也說不來，或者是留戀舊的生趣，生出的稚嫩的悲感；或者是伊強烈的熱望，永不息止奔波的現狀。」⁵⁹盧隱藉著小說揮灑她的思想感情，故呈現出灰濛濛的色調。情景淒清蕭索，如：淒風、冷雨、疏星等。小說中的人物多愁善感，傷時悲秋，營造出的氛圍有時會窒悶的令人喘不過氣來。這種灰冷的工作，使人物性格失去活潑的生命力，讓讀者的精神也陷入消極萎靡中。這種型態偶一爲之尚能動人，一多即便是滿紙哀音，也無法真正憾人心魄。

盧隱畢竟是位有見地又有自覺的作家，雖然有相當長的時間，把創作題材侷限在抒寫個人情感的狹小天地裡，但到了三〇年代初期，她意識到了這點不足，就努力的在題材方面進行開拓。寫於 1935 年的長篇小說〈火焰〉，足以說明她積極向前的創作態度。〈火焰〉是以 1932 年的上海「一·二八」抗日戰爭爲題材的社會小說，在寫法上很像一篇大型的報告。⁶⁰在樸素的構思中，有抒情也有議論，灌注了作者滿腔的愛國熱忱。這說明了這位「五四」時代成名的女作家身上仍然保留著社會活動的熱情。1932 年初日本進軍上海「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中國十九路軍和上海市民一同對日本奮勇抵抗，盧隱以所見所聞的素材，寫下長篇小說〈火焰〉。盧隱熱情的歌頌那些爲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英勇殺敵的獻身精神，文中充滿著愛國精神，掩卷之後思緒仍爲之波濤洶湧。〈火焰〉主要刻畫了十九路軍一群下級官兵的形象，有五個主要的人物——善良的黃仁，耿直的張漢，機靈的謝英，詼諧的劉斌和憨厚的陳宣，性情不同但個個英勇。盧隱在小說中塑造一群爲國捐軀的中華男兒的英雄形象，在戰場上奮力殺敵，英姿豪發。他們之所以能如此勇敢，乃是因爲他們自覺的意識到這場戰爭和過去的內戰不同，這是一場民族存亡的保衛戰，「現在我們是預備犧牲了，我們個人縱不能愛好生命，嘗味人生，但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子孫，爲了我們的奮鬥，他們才有出路。」⁶¹這是一場民族的悲劇，作者卻寫得壯而不悲，充滿著樂觀而豪邁的精神氣概，一掃過去感傷抑鬱的風格。這一群戰士，他們用生命和鮮血實踐保家衛國的誓言，陳宣成了殘廢，其他四位皆血濺沙場，爲國捐軀。陳宣失去一條腿，不能再繼續打仗，傷好後可以返歸故鄉。一想到回家，陳宣的心不禁沈重徬徨起來，日後殘廢

⁵⁸ 盧隱：〈海濱故人〉，《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年 5 月第 1 版），頁 267、269。

⁵⁹ 盧隱：〈前塵〉，《一個情婦的日記》（北京：京華出版社，2005 年 7 月第 1 版），頁 92。

⁶⁰ 肖鳳、孫可：〈盧隱的生平和創作道路簡介〉，肖鳳、孫可編《盧隱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 年 10 月第 1 版），頁 497。

⁶¹ 盧隱：〈火焰〉，錢虹編《盧隱選集》下冊（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年 5 月第 1 版），頁 349。

的自己能做些什麼？未婚妻是否會接納他？殷勤期盼的母親能否承受？在醫院休養一個半月後，拄著柺杖離開醫院。內心充滿猶疑的陳宣坐上一輛黃包車，「車夫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壯年人，他一面拖著車子，一面說道：『你看這都是日本人大砲轟壞的。這次要不是十九路軍和他們拚命，這閩北早已變成日本地了。』我聽了車夫的話，一股熱烈的血潮，不知不覺又從頹唐的心底湧起。我忘了一切的苦痛，我也不惋惜我變成殘廢；至少我在這世界上，是作了一件值得歌頌的犧牲。這種的犧牲，是有著偉大的光芒，永遠在我心頭閃著亮的呵！」⁶²小說結尾一反盧隱以往作品悲涼沈鬱的風格，〈火焰〉從頭到尾都貫穿著這種民族存亡高於一切的格調，這是強烈的民族自尊感和滾燙的愛國赤子之心所凝聚而成的力的文學。

「〈火焰〉的發表，在盧隱生命的最後歷程中燃起希望之火，光明之火，成為她創作道路上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新的起點，這是應予以充分肯定的。」⁶³丁景唐在〈《盧隱選集》序〉說：「盧隱又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火焰〉，力圖反映抗日軍人的作戰，並且猛烈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賣國投降政策，表現了作者愛憎分明的態度和不怕反動派壓迫的勇氣。雖然，由於作者對這方面的生活並不熟悉，小說寫得不免概念化，但她在創作上努力突破自己的侷限的精神，以及所取得的成績，則是應該肯定的。……盧隱在思想上的進步還表現在其他方面。如1933年七月二日《時事新報》副刊《青光》上撰寫〈丁玲之死〉的悼文，回憶了她與胡也頻、丁玲的友好往來。……盧隱在文中表示了自己同情革命、伸張正義的態度。盧隱在她坎坷的人生道路和文學道路上，是不斷地追求，不斷地前進，而有成就的。」⁶⁴盧隱在完成〈火焰〉之後，她手中的筆變得越來越犀利，又陸續發表了多篇短小精悍、尖銳潑辣的雜文，與長篇小說〈火焰〉相映成輝。在〈災還不夠〉一文中，她寫道：「每天拿起報紙，最使我刺心的，就是這裏堤決，那裏河漲，似乎滿報紙上，都漾出了洪水的恐怖，滿耳朵裏都響著惡濤凶浪，和災民的悲呼慘號的怪聲。……災害只有使大人物多些升官發財的機會，所以他們樂得多製造些災來，魚肉民眾了！……為什麼以大多數的民眾而為幾個大人物作奴隸供宰割，這不是自找苦吃？」⁶⁵盧隱走出了小資產階級孤芳自賞的象牙塔，逐漸撇開自我的悲哀，以更宏闊的視野揭諸對黑

⁶² 盧隱：〈火焰〉，錢虹編《盧隱選集》下冊（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頁434。

⁶³ 錢虹：〈一個覺醒了的女性——盧隱和她的創作〉，前揭書，頁458。

⁶⁴ 丁景唐：〈《盧隱選集》序〉，錢虹編《盧隱選集》上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頁4。

⁶⁵ 盧隱：〈災還不夠〉，肖鳳編《盧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書店、人民文學出版社聯合出版，1983年1月初版），頁215~216。

暗統治的不滿，辛辣的嘲諷那些搜刮民脂的官員，對國民性加以檢討思考。廬隱以感傷之情取代對整個社會和勞苦大眾的關切同情。可惜的是，正當她試圖拓展創作視角、內容時，卻因為難產，過早的離開世間，讓廬隱的藝術才華未能充分的發展。

矛盾的〈廬隱論〉寫於 1934 年 6 月 7 日，廬隱於 1934 年 5 月 13 日逝世，標誌著廬隱後期創作的《東京小品》、《火焰》等遺著尚未出版，因此矛盾在文中批評了「廬隱的停滯」，並不夠客觀，「因為廬隱的後期創作非但沒有『停滯』，而且有了明顯的突破。」⁶⁶十多年的勤奮筆耕，已使她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獨特的痕跡。她一生寫作了數量相當可觀的短篇和中、長篇小說，以及不少的散文、詩、劇本和雜文等。如果不是天不假年，奪走她年輕的生命，她很可能成為著作等身的大作家，廬隱的早逝徒留後人無限感嘆！

第三節 「情」與「智」的衝突

廬隱：「我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同時也是理智的人，而且更是一個孤僻倨傲成性的人，我需要感情的培植，我需要人的同情，而且我是一腳蹺著向最終的地點觀望，一隻腳是放在感情的漩渦裡，因之，我的兩隻腳的方向不同，遂至既不能超脫又不能深溺我是徬徨於歧路，——這就是我悲傷苦悶的根源。」⁶⁷

廬隱小說中所謂：「廬隱式的悲哀」，並非光是她一己的哀傷自憐，而是由小我出發，逐步深入到三個層面：社會意識層面、人生意識層面和女性意識層面。⁶⁸廬隱對社會問題、人生意義的探索往往是與戀愛中的體驗聯繫在一起，她的創作是穿了戀愛的衣裳，反映社會與人生的矛盾、感情與理智的衝突；而女性意識則表現在描寫女性在社會中的悲慘命運，探討女性的出路。廬隱的親身經歷和痛苦的體驗使她深知中國女性的苦難，1919 年她進入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院讀書時，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期。這場運動對古老中國的傳統意識、觀念進行了強而有力的衝擊，驚醒沈睡麻木的中國人，促進他們現代意識的覺醒，尤其是個性意識。

廬隱在濃厚的個性解放大潮中覺醒，意識到封建傳統對女性嚴重的桎梏。她以行動做了對封建禮教、婚姻的反叛，首先與自己屬意後來又不中意的青年林鴻俊解除婚約，繼而與受包辦婚姻之苦的郭夢良相知相

⁶⁶ 錢虹：〈一個覺醒了的女性——廬隱和她的創作〉，《廬隱選集》（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年 5 月第 1 版），頁 438。

⁶⁷ 廬隱：〈三十三 寄異雲〉，《雲鷗情書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 年 12 月第 1 版），頁 66。

⁶⁸ 張亞麗：〈談廬隱的創作與人生〉，《遵義師範學院學報》，2004 年 6 月第 6 卷第 2 期。

許，郭夢良病逝後，結識小她八歲的丈夫李唯建。盧隱種種前衛的行爲，讓她飽受流言之苦，在現實生活中體會情與智的衝突，她將這一切寫進小說之中，讓小說人物也明顯帶有個性解放、要求婚姻自由的特點。〈一個作家〉中，寫了一對青年邵浮塵和沁芳雙雙殉情的故事，造成這愛情悲劇的原因正是父母的包辦婚姻以及金錢在婚姻中的地位。盧隱以充滿激情與力量的筆觸，控訴封建婚姻的罪惡、不自由，具有鮮明的時代性。

「五四」運動是一場思想上的啓蒙，追求個性的自由和解放，成爲當時社會的潮流。然而隨著「五四」運動的發展，很多人又陷入一種窘迫而尷尬的境地，因爲個性解放的呼聲根本解決不了現實的黑暗，夢醒之後依然無路可走。盧隱以 1922 年發表的〈或人的悲哀〉爲轉折點，在創作之中逐漸增加自敘傳色彩，以自我身心體驗爲出發點，描寫知識女性在「五四」落潮後，情感與理智的衝突，失落又找不到出路的心境。「唉！何苦呵！我們這些人，總是不能安於現在，求究竟——這於人類的思想，固然有進步，但是精神消磨得未免太多了！……看海潮浩浩蕩蕩，翻騰奔掀，心裡充滿了驚懼的茫然無主的情緒，人生的真相，大約就是如此了。」⁶⁹傳統觀念的根深蒂固、封建勢力的頑固，使人們在個性解放的道路上舉步維艱。就連她自己在追求個性解放、愛情自由的同時，也擺脫不了傳統道德習俗對女性的束縛。

現代意識和傳統思想交織矛盾，讓她處於人生選擇的兩難境地。這種心態在〈海濱故人〉中體現得更爲明顯，這篇小說是盧隱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它清晰的勾勒了「五四」知識青年從追求到幻滅的心路歷程。露沙和她的同窗好友，這群在女高師讀書的知識青年，在「五四」的精神感召下，產生反封建、禮教，追求個性解放和愛情自由的強烈願望。「她們四個人先後走到成人的世界去了。從前的無憂無愁的環境，一天一天消失。感情的花，已如荼如火的開著，燦爛溫馨的色香，使她們迷惑，使她們嚐到甜蜜的愛的滋味，同時使她們了解苦悶的意義。」⁷⁰露沙與已有妻室的梓青交往，承受世俗觀念的障礙和封建勢力的強大壓力，兩人最後飄零遠去，不知所往。雲青爲禮教、家庭捨棄自己的愛情，卻又無法全然忘情，只好誦念佛經撫慰心靈。宗瑩、玲玉、蓮裳也都經歷了愛情的煩惱痛苦。個人與社會，理想與現實，感情與理智的矛盾，使她們一個個籠罩在生之苦悶中。盧隱以作品中人物各不相同的際遇和命運，寫出新時代女性共同的不幸，道出「五四」時代知識青年在情與智之間的掙扎、徘徊和追求，顯現出她們共同的精神特徵。

⁶⁹ 盧隱：〈或人的悲哀〉，《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年 5 月第 1 版），頁 168~170。

⁷⁰ 盧隱：〈海濱故人〉，前揭書，頁 273。

一、自身坎坷的遭遇

在盧隱《自傳》說，她一出生適逢外祖母去世，母親原本喜悅之心頓然消逝，母親在坐月子期間，因心情抑鬱，導致奶水不足。盧隱不僅長的黃瘦而且脾氣拗傲愛哭，這一來不但失去了母親的愛撫，連哥哥們也不喜歡她。加上身體多病，在兩歲的時候，長了一身的瘡疥，終日號哭，母親氣憤得想一棒打死她。撫育她的奶媽見她可憐，於是將她帶到鄉下去，在鄉下住了半年，身體才變好。在嬰孩時代，並不曾享受到母愛的甜蜜。三歲時，父親當湖南長沙的知縣，將她接回去。但回家後，因想念奶媽，整天哭泣，連父親對她的哭泣都頗為不耐。甚至在坐船到長沙時，不停的哭。父親一怒之下，要將她擲入海中。幸好命大被父親的一個聽差搶了過來。年紀較大後，從母親和姨母口中聽到這件事，帶給她很大的陰影，讓她對人生存有極灰澀的看法。

父親在盧隱六歲那年，因心臟病過世，一家人便投靠住在北京的舅舅。第二年，其姨母教她讀《女四書》，一課書教完，便將她反鎖在僅有一張書桌，兩把椅子的小屋子。讓她內心感到無限荒涼，且一點趣味也沒有。一字不識的她，讀書成效極差，常換來姨母的疾言厲色和母親的毒打。有一次，姨母教完了書，竟忘了將手錶拿走，好奇的盧隱將手錶逐一拆解，想看看它內部的結構。組裝時，不慎弄斷法條。這件事後來被母親發現，母親氣得將她關到一間堆放雜物的黑屋裡，罰她一天不許吃飯。盧隱在屋內不停得哭，同時對生命開始感到厭惡。在她小小的心靈，雖然沒有清楚的自殺意識，不過卻模糊得覺得：「假使死了，也許比這活著快樂吧！」顯然，母親和姨母兩位大人並未想到她們嚴苛的管教，竟對幼小的盧隱造成如此深重的精神創傷。霍爾說：「現實性焦慮是一種痛苦的情緒體驗，產生於對外界危險的知覺……不管怎樣，恐懼在嬰幼時期更容易產生，幼小的機體常常被恐懼所壓倒，因為其自我還沒有發展到能夠控制過度刺激的地步。」⁷¹過多地遭冷遇、被厭棄、受虐待的童年經歷，讓盧隱覺得童年只有可笑與嘆息。種種傷心事層積成「現實性焦慮」，使她幼小生命暗暗滋長一種生命存在的悲哀意識和痛苦記憶，給盧隱烙下灰色的人格初稿。盧隱創作中濃厚的厭世色彩和感傷情調，跟童年時期的精神焦慮應有很大的關係。

〈或人的悲哀〉是盧隱早期問題小說的代表作之一。作者採用書信體的形式，運用細膩感人的筆觸，通過亞俠這一憂鬱多病的女子，

⁷¹ 王維桑：〈盧隱家世與生平事跡拾遺〉，電子檔論文，網址：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因為感情與理智的衝突而陷入苦悶悲觀中，最後投湖自殺。亞俠和當時許多進步青年一樣，有理想、有抱負，對社會、對人生都寄予美好的期望，希望能發揮一己之力，改良社會改造人生，是「五四」時代覺悟的女子。她和朋友苦苦探索、討論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但是耳聞目睹的現實生活，卻給她失望的打擊。「人生哪裡有究竟！一切的事情，都不過像演戲一般，誰不是塗著粉墨；戴著假面具上場呢？梅生和昭仁他們一場訂婚，又一場離婚的事情，簡直更是告訴我們說：『人事是做戲，就是神聖的愛情，也是靠不住的，……一切的事情，都是靠不住的。』」「我實在不是個瞎子，我免不了要看世界上種種的罪惡的痕跡了！」⁷²當理想和現實產生衝突，有兩種選擇，一是前進一是後退，而亞俠選擇後者。由於亞俠在探索人生意義時，脫離實際，侷限在抽象的空談，自然求不出正確的解答，這也顯示出當時部分覺醒女子性格的軟弱和世界觀的缺陷。

但是亞俠畢竟是受過新思想洗禮的女子，前進雖缺乏勇氣，後退亦不甘心。感情與理智的矛盾，讓她徬徨無助。小說緊緊掌握住主角此一矛盾心理，在「病」「苦」二字上展開對人物的刻畫。小說劈頭一句便是「我的病大約是沒有希望治好了！」對人生究竟的結論是悲多樂少，對社會冷眼觀察的結果是充滿著種種罪惡的痕跡，對自己未來的出路是既不能安於現在，又覺得為未來精神消磨太多，亦尋不到真理的所在，因此被苦悶層層包圍著。於是想到寄情於宗教，想到日本去散心。日本景色雖美，但社會同樣充斥著虛偽、醜陋，於是又黯然返國。「我現在只求死，好像死比生要樂得多呢！……一方面我希望病快好，一方面我又希望死，有時覺得死比什麼都甜美！」⁷³抑鬱悲觀的情緒，導源於智與情的扞格，「最不幸的，是接二連三，把我陷入感情的漩渦，使我欲撥不能！這時一方，又被知識苦纏著；要探求人生的究竟，花費了不知多少心血，也求不到答案！這時的心，彷徨到極點了！不免想到世界既是找不到究竟來，人生又有什麼真的價值呢！努力奮鬥，又有什麼結果呢？」⁷⁴想以遊戲人間的態度來麻痺自己，但心緒依舊是那麼空虛孤寂。於是在走投無路、苦悶無法排解之下，身體的病痛加上內心的苦，逼得亞俠將自己的生命交付給森寒的湖水，以求永遠的安寧與解脫。處在新與舊、光明與黑暗衝突激烈的時代，那些受過新思潮、追求個性和嚮往平等自由的時代新女性，她們的革命性和進取心受到壓抑，因此顯得急躁不安。正直、敏感的天性導致她們多愁善感、感時傷國，與社會格格不入。

⁷² 盧隱：〈或人的悲哀〉，《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165、169。

⁷³ 前揭書，頁172~175。

⁷⁴ 前揭書，頁177。

這篇小說幾乎談不上有什麼故事情節，它只是用幾封書信，將主角亞俠不同時間、不同場合的一些思緒、感受、意念融合在紙上，展現一位女子痛苦的心靈。站在現代的時代立場來看這篇小說，不免會覺得亞俠尋死乃是弱者的表現，但是這篇作品何以在當時能深深吸引讀者呢？原因有二：一在於題材具有典型性和真實性。廬隱表達出當時知識青年面臨新舊思想的衝擊，內心的無所適從。青年學子在亞俠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從而產生心理的共鳴。二是小說情感真摯且自然親切，直抒胸中塊壘。例如：「已經過去的，是事情的形式，那深刻的，使人酸楚的味道，仍舊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滲在我的血液裡，回憶著便不免要飲泣！」「智與情常常起劇烈的戰爭！智戰勝了，便要沈於不得究竟的苦海，永劫難回！情戰勝了，便要沈淪於情的苦海，也是永劫不回！」⁷⁵這些文字飽含無盡的酸苦、血淚，把鬱結於心的苦悶愁緒化爲聲聲悲嘆，將亞俠生死兩難的焦慮表達出來。此時的廬隱與第一任丈夫郭夢良陷入情感的膠著中，到底要循舊禮教傳統還是戰勝感情？內心悲觀的情緒，和當時思想、世界觀的侷限，使她對筆下的亞俠同情多於批判，無法爲主角指出一條正確的道路。

二、黑暗的社會囹圄

廬隱的小說充滿沈痛哀戚的格調，以展現社會、人生的悲劇爲旨趣，顯示出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矛盾衝突。廬隱一些早期描寫社會問題的小說，往往側重於對不平等的黑暗現實做無情的揭露，對不幸的弱小者和貧苦大眾表現了極大的同情。將廣闊的社會題材納入筆下，展現一幅幅吃人社會的悲慘現象。〈一個著作家〉則是描寫一位小姐沁芬愛上作家邵浮塵，然而她的父母嫌貧愛富硬將她嫁給有錢人羅頻。但是沁芬還是心繫於邵浮塵，哀傷過度的她於臨終之際寫了一封遺書：「我不幸！生命和愛情，被金錢強買去！……」邵浮塵得知死訊後也自殺身亡。一對情同意合的戀人，因爲父母的金錢價值觀被活活拆散。邵浮塵：「無論怎麼樣窮人總沒有幸福！無論什麼幸福窮人都是沒份的！」⁷⁶這篇小說對於以金錢衡量價值的現實社會發出強烈控訴，邵浮塵和沁芬是爲愛情而死的，而金錢和父權是扼殺他們的兩把屠刀。〈一封信〉寫一位十五歲的少女梅生因爲外祖母生病沒錢買藥，因此，向村莊裡的有錢人陳大郎借了二十塊，

⁷⁵ 廬隱：〈或人的悲哀〉，《廬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165、173。

⁷⁶ 廬隱：〈一個著作家〉，《一個情婦的日記》（北京：京華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頁4。

無力償還只得以身償債，進而被虐待致死。在這些問題小說中，作者表現了黑暗社會的可怕，人物悲慘的結局讓人心靈震顫，使人對黑暗現實產生強烈憤恨。然而這些問題小說情感的抒發顯得直露粗淺，並未形成和諧獨特的悲劇美，藝術氛圍的營造也相對薄弱、粗糙，但隨著藝術觀的成熟和對社會生活的認識逐漸加深，她後期的創作更深層次的揭示社會、人生的種種悲劇，其悲劇美的內涵表現的更為充實、含蓄。

廬隱小說代表作〈海濱故人〉，是以她自己的生活經歷寫成的這篇抒情小說，運用自敘體的敘事手段，使作家與人物的身份、情感、經歷等方面幾乎相同，書中的人物成為作者廬隱的化身。這些女性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啟蒙，開始覺醒，產生了追求個性解放和愛情自由的強烈願望。但她們尚沒有建立起科學的世界觀，在黑暗的現實面前，她們還難以擺脫傳統思想的重負，她們既無勇氣與舊勢力決戰，又沒有找到革命道路。這些形象，真實而深刻的表現出「五四」時代知識女性的苦悶、掙扎和追求。廬隱借筆下的人物，盡情的傾訴自己的感受和情緒，真切地傳達出對黑暗現實的悲憤、不平和尋索人生不得的感傷。「以年來國事蝸蟻，固為有心人所同悲，但吾輩則志不在斯，唯欲於此中留一愛情之紀念品，以慰此乾枯之人生，如果克成，當攜手言旋，同逍遙於海濱精廬，如終失敗，則於月光臨照之夜，同赴碧流，隨三閭大夫游耳。」⁷⁷露沙與梓青最後行蹤杳然，不知所往，實際是對黑暗現實無可奈何的逃遁。

小說〈西窗風雨〉以悲婉的語調敘說了一個六歲丫環壽兒倍遭折磨至死的悲哀故事。父母雙亡的壽兒被賣到有錢人家當丫環，主人吩咐還未掃帚高的她要打掃房間，不掃便要挨打，在不堪折磨中悄然死去。「『壽兒一嘔而亡！』幾個字，彷彿金蛇般橫據於我靈軀之中，我彷彿看見那可憐的壽兒，已經用她天上的母親的愛淚，洗清她六年來塵夢中的傷污了，上帝仍舊是仁愛的，使她在短促期間內，超拔了自己，但願從此不要再世為人了！我不住為壽兒慶幸。」⁷⁸廬隱以具有反諷意味的語句，為壽兒離開多苦多難的人間地獄而慶幸，揭示人世間的黑暗悲慘，也道盡勞苦階級的心酸無助。廬隱對於她所處的那個黑暗社會，從不歌功頌德、粉飾太平，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高潔，在〈監守自盜〉一文中，她以反諷的語調，對「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句話加以嘲諷，積極的表現出她對當權者無視法律存在的不滿。「墨子曾經有這麼一句話：『竊國者侯，竊鉤者誅。』使我恍然明白從古及今，中國一切的法律，都只限於約束小百姓，而袞袞諸公呢，那是特殊階級，是孟軻所說的治人階級，所以法在

⁷⁷ 廬隱：〈海濱故人〉，《廬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303。

⁷⁸ 廬隱：〈西窗風雨〉，殷慧選編《人生小說》（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頁123。

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袞袞諸公……。」⁷⁹盧隱以幽默風趣的反話，抨擊黑暗的朝政，鞭辟入裡的刻畫當政者無恥的嘴臉。在一個新舊交接、黑暗混沌的時代，盧隱始終保持正直與清白，不入濁流，從未寫過向當朝者阿諛奉承、獻媚討好之作，也不寫庸俗的鴛鴦蝴蝶之作，誠屬不易。自盧隱後期作品的創作趨勢來看，若不是天不假年，她一定會寫出更多優秀的作品。

第四節 書信體、日記體敘事方式

盧隱她的小說廣泛運用日記和書信的形式，這一點在「五四」小說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堪稱為日記書信體的專家。短篇集《海濱故人》、《曼麗》、《靈海潮汐》和《玫瑰的刺》，內含五十五篇作品，日記體、書信體、或間插著書信日記的作品又二十八篇，居半數以上。長篇小說《象牙戒指》夾雜著大量日記和書信，《歸雁》純為日記體，《雲鷗情書集》是她和李唯建來往書信的結集。⁸⁰書信是人與人之間溝通聯繫的工具，在電訊不甚發達的傳統社會，更發揮朋友親人傳遞、交流感情的作用。書信內容廣泛，寫法自由，可以敘述、抒情、議論……。由於是個人信息的聯繫，書信具有私密性的特點。除了聯繫的雙方而言，對第三者卻是神秘的。盧隱以書信嵌入小說之中，讓小說罩上一層神秘色彩，增加作品的誘惑力，讓人想一窺究竟，帶來一定程度所謂「窺視」的閱讀快感。盧隱在小說中大量運用書信，增添文本的神秘氛圍，也增強小說的真實感。由於書信為第一人稱敘述方式，使人物情感的抒發更真切、更自然。

書信體和日記體採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在二〇年代形成中國現代文學的獨特現象。而日記是個人生活、情感的記錄，與書信比較，更具有私人性和隱密性。日記是個人精神的對話，是一己心靈的訴說，他人根本沒有資格閱讀。其真實性、可信度，遠比書信為高。如魯迅〈狂人日記〉以十三則語無倫次，不標年月的日記，按照狂人心理的流動來組織小說，首創中國現代小說的「日記文本」。⁸¹而以日記文本寫作小說最多的女性作家，非盧隱莫屬，〈麗石的日記〉、〈父親〉、〈曼麗〉、〈情婦的日記〉等皆以日記文本寫成。借用日記體創作小說，易於揭示人物最隱密的內心世界和深層情感。這種自然而逼真的袒露人物隱私的寫作方法，不必講求曲折的情節和細密的構思，情感就從字裡行間流洩而出，滿足讀者的好奇

⁷⁹ 盧隱：〈監守自盜〉，肖鳳編《盧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人民文學出版社聯合編輯出版），頁 219。

⁸⁰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年 9 月第 1 版），頁 259。

⁸¹ 李小峰：〈論盧隱小說的審美特徵〉，《寶雞文理學院學報》，2004 年 8 月第 24 卷第 4 期。

心。

書信體與日記體小說的產生，意味著個人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無論是書信體或是日記體小說，盧隱讓她筆下的人物敞開心扉向讀者訴說，沒有遮攔，沒有掩飾，顯露出最真誠自然的一面，這種審美特徵是非常獨特的，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和親和力。但是，身為一位文學創作者，創作的形式若缺乏變化，會予人單調陳舊之感，減損其藝術性。盧隱對書信體、日記體的偏愛，使得她的小說成爲一種模式。創作模式的單一運用減弱了藝術內涵，這種缺陷非常可惜。畢竟講求形式的變化多樣是作家創新能力的標誌，單一模式的濫用，將導致文學藝術性降低。盧隱的小說讓作者、書中人物和讀者之間少有阻隔，她以自己獨特的藝術方式搭起三者之間的橋樑，這是她的小說極大的優點。雖然形式缺乏變化，但畢竟瑕不掩瑜，其作品依舊深深激盪讀者的心，讓我們得以透過她的作品瞭解大時代兒女的苦悶。

一、自敘色彩濃厚

「五四」新文化運動，使得外國各種文學思潮湧入中國。中國的現代文學創作深受外國文學思潮的影響，盧隱是「文學研究會」的成員，但她的創作卻受西方浪漫主義的影響，是「創造社」外最具浪漫特色的作家。她的小說抒情意味濃厚，以自敘傳方式書寫。吸收日本私小說的創作特點和現代主義小說的手法，加以創造發展，減弱對外在事情的描寫，再現作家自己的生活的心境。尤其是浪漫主義的感傷、憂鬱、孤獨情調更打動了她那顆多愁善感的心。個性主義是浪漫主義文學的思想基礎，浪漫主義把自我視爲絕對的中心和出發點。他們把主觀自我置於客觀現實之上，把個人的理想、願望和要求作爲向社會挑戰的武器。⁸²從盧隱的小說中，我們亦可找到這種影響的痕跡。盧隱的小說除了創作初期的幾篇作品反映社會生活外，其餘的作品幾乎都是表現生活，可說是她自己生活的寫照。她從創作的初始，就選擇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內容作爲題材，以一種近乎寫實的方式，敘寫人物的生活細節，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盧隱在〈寄天涯一孤鴻〉裡有這麼一段話：「我每次作稿，描寫某人的悲哀或煩惱，我只是欺人自欺，說某人怎樣的痛哭，無論說得怎樣，但是被我描寫的某人，是否和我所想像的傷心程度一樣，誰又敢斷定呢？然而那些人只是我借他們來爲我象徵之用。」⁸³

⁸² 彭彩雲：〈盧隱小說悲觀情調的產生根源探析〉，《湖南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

⁸³ 盧隱：〈寄天涯一孤鴻〉，《靈海潮汐》（開明書店，1931年1月初版），頁96。

盧隱的作品從表現自我出發，題材也始終在個人狹小的圈子裡，表現戀愛和情感糾葛。

論者邵洵美：「我們在她的作品裡，不但時常可以找見她自己的象徵；有許多篇，簡直完全是自傳式的：熱烈的情緒從沒有一些遮掩。」⁸⁴盧隱在《海濱故人》中，描寫女主角的相貌和性情說：「露沙是個很清瘦的面龐和性格。但卻十分剛強，她們給她的讚語是『短小精悍』，她的脾氣很爽快，但心思極深，對於世界的謎彷彿已經識破，對人們交談，總是詼諧的。」⁸⁵在文中描述到出生那一天，不幸她的外祖母死了，導致母親喜愛她的心頓然消失，轉變為憎惡。還有諸多露沙的成長經歷也和盧隱相同。露沙為著思考人生到底為什麼的問題，而患了哲學病，弄得精神衰頹。露沙與梓青兩人的友誼，由泛泛之交變為同道知己。但是梓青已使君有婦，雖然他的婚姻是父母強迫的，並無愛情可言。但在封建勢力和世俗觀念的脅迫下，依然讓露沙覺得天地雖大，卻無容身之處。「沙與梓青非不能剷除禮教的束縛樹神聖情愛之旗幟，特人類殘荷已極，其毒焰足逼人致死！是可懼耳！」⁸⁶後來轉而追求精神戀愛，但依然行不通。最後兩人決定離開這濁惡的環境，飄然遠去，不知所終。讀盧隱自傳，就會發現露沙和盧隱的生活、情感是如何相似！其實《海濱故人》就是盧隱前半生的自傳，露沙就是盧隱自己。

茅盾曾說過盧隱的作品題材過於狹隘，內容展示的不過是她自己和友朋，帶著濃厚的自敘傳性質，並認為她的作品發展到某一階段便停滯了。茅盾從社會學的角度指出盧隱的侷限性，她的題材不能廣泛的反映民眾的社會生活，多圍繞在知識男女的婚戀生活，且自我苦悶、悲哀的情緒過於濃厚，她陷在愛情的象牙塔走不出來。人物的角色同質性高，說來說去好像都在敘述同一個人，只不過換了個名字罷了！過於厚重的悲嘆易予人無病呻吟之感，這或許就是茅盾所謂的「仄狹、停滯」。但如果我們將盧隱的創作題材和視角置於女性主義理論的框架內來探討，那麼盧隱濃厚的自敘傳性質的題材範圍，就不能稱之為仄狹了。盧隱從女性自覺意識的角度審視女性自身生存困境，進而反觀社會現實，具有獨特的意義。但這種獨特意義卻也無法掩飾其女性自覺意識的某些侷限。

⁸⁴ 邵洵美：〈盧隱的故事〉，選自林偉民選編《海濱故人盧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頁92。

⁸⁵ 盧隱：〈海濱故人〉，《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254。

⁸⁶ 前揭書，頁303。

第一：停留在本我經驗⁸⁷

盧隱的女性自覺意識往往停留在自己的經驗，並透過悲哀的獨語方式傾訴。盧隱的小說之所以被冠以「自敘傳」小說，是因為她的不少作品中，都有自身的影子存在。她以自己和朋友的生活為藍本，寫出小說〈或人的悲哀〉、《海濱故人》、〈象牙戒指〉等。她過份專注於女性愛情的破滅和對理想家庭的失望所帶來的悲苦情緒，並未上升到對整個大環境、政治、經濟、職業等社會問題的和行動上，看不出女性自我積極的創造，只停留在消極等待，期望社會、男性能理解女性生活的困境。雖然她呼籲女性要勇敢打破家庭的藩籬走到社會上，要追求人格、經濟的獨立，但是在她實際的創作中，她筆下的女性永遠走不出社會的藩籬和男性的壓抑，永遠都是一幅愁苦的面容和消極的思想。〈或人的悲哀〉中的亞俠、〈麗石的日記〉的麗石、《海濱故人》中的露沙、〈何處是歸程〉中的沙侶、〈象牙戒指〉的張沁珠等，莫不是如此。造成這種現象是因盧隱將她在現實人生中所得到的不幸和悲哀心理全導入創作之中，把文學創作當作情緒的宣洩，借小說「為我象徵之用」，故未能實現自身超越。

第二：自覺意識的停滯

盧隱的女性自覺意識停滯在對女奴地位的不滿，而走向女權階段的探索，把戀愛和理想家庭當成唯一目標，她小說中的主角終日處在這樣的漩渦而無法自拔。即使是戀愛和理想家庭實現後，仍然覺得自己是失敗的。如〈勝利以後〉中的沁芝依舊認為人生苦多樂少，沒有什麼趣味。〈象牙戒指〉裡沁珠和我的談話：「常秀卿現在快樂嗎？鎮日作家庭的牛馬，一點得不到自由飄逸的生活。這就是愛情買來的結果呵！」⁸⁸生活面過於狹小、單純，自我的見解層面未能往上提昇、向外拓展。

第三：小說敘事方式

她的小說聚焦於內心，敘述方法則是採用古典情緒與西方日記體、書信體結構相融合，她常常選用中國古典詩詞，特別是五代、兩宋婉約的詩詞來描寫女性心中悲傷的感受。如〈海濱故人〉露沙：「我欲登芙蓉之高峰兮，自云阻其去路。我欲攀綠夢之俊藤兮，俱頽岩而躊躇。傷煙波之蕩蕩兮，伊人何處？叩海神久不應兮，唯漫歌以代哭！」⁸⁸「臨碧海對寒素兮，何煩紆之縈心！浪滔滔波蕩蕩兮，

⁸⁷ 何玉嘉：〈「妄想」的顛覆〉，《廣西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1月，第24卷第1期。

⁸⁸ 盧隱：〈象牙戒指〉，《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370~371。

傷孤舟之無依！傷孤舟之無依兮，愁綿綿而永繫！」⁸⁹〈象牙戒指〉沁珠：「自覺生來情太熱，心頭點點著冰華。」⁹⁰曹並低吟著蘇東坡的〈水調歌頭〉的詞道：「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⁹¹而且盧隱多選擇古典文學常見的感傷意象，如孤雁、秋風、落葉、黃花等營造哀傷的情境。盧隱的小說風格是婉約的，再加上又念中文系故深受古典文學的影響，而在小說的組織形式上，選用西方書信、日記體結構。不重視情節的描述，著重人物內心情緒的抒發，帶著濃烈的自敘傳色彩。盧隱的小說意境指向古典性，象徵盧隱對傳統文化的承襲；小說形式取法西方文體，表徵盧隱以開放的態度對西方現代文明意識的吸收。中西藝術的融合，反映出盧隱創作心理的矛盾，傳統意識的固守和現代意識兩相衝擊，也使得她的表達有所限制，意境無法加深格局無法變廣。

然而盧隱畢竟是位不凡的作家，她也自覺到自己的某些侷促，因此在長篇〈火焰〉立志轉變，卻過早的離開這人間，而將關懷女性的課題留給後世的來者。「盧隱既是一個受時代虐待的女性，她又是一個叛逆時代的女性。」⁹²盧隱的創作帶有鮮明的自敘傳色彩，在她的小說中，個人生活經歷的不幸，新時代文化的撞擊衝突，形成盧隱特殊的悲愁文風和以悲為美的審美藝術。她以一個女作家特有的視角，以知識女性在戀愛婚姻中的遭遇為切入點，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探索婦女的獨立和出路。深刻而細膩的描繪在「五四」運動這個特殊的歷史關鍵時期，知識女性為爭取個性解放、愛情自由所做的種種努力以及抗爭背後心靈的苦悶、徬徨。陸晶清：「她無掩蓋地暴露她的思想感情，她無顧慮地攤開矛盾、愛憎。從她的作品中，可以尋到她『遊戲人間』的蹤跡，可以看到是怎樣『玩火』，可以聽出一個掙扎在時代車輪輾軋下的女性的怨訴與哀吟。」⁹³盧隱小說裡主觀感受、抒情與心理因素的增加，為以後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起點。

⁸⁹ 盧隱：〈海濱故人〉，《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258。

⁹⁰ 盧隱：〈象牙戒指〉，前揭書，頁348。

⁹¹ 前揭書，頁369。

⁹² 陸晶清：〈序——淺談盧隱及其作品〉，選自林偉民選編《海濱故人盧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頁59。

⁹³ 前揭書，頁59。

二、彷徨心理的刻劃

盧隱是一名被「五四」驚雷震醒的知識女性，她生性敏感多思，並有著悲天憫人的情懷，再加上身處於新舊交替的過渡時代，這些主觀因素對她日後的創作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這位以情為文的作家，選擇了她最熟悉的知識青年為主要對象，創作一系列具有濃烈時代色彩的作品。其作品彷彿一面歷史的鏡子，讓我們見到在新思潮與舊封建的夾縫間，無數青年男女苦苦掙扎的心路歷程。盧隱創作的這一群時代兒，聽令於時代變革的鐘聲，苦苦追求個性的獨立與解放，卻又被根深蒂固的舊意識羈絆阻撓著。盧隱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偉大價值，就在於渲染描繪了這一群苦悶徬徨的青年。〈男人和女人〉中的「瓊」就是臣服於男權的女奴代表。她的天才丈夫對她說平凡的家庭生活，不能充實他深奧的心靈，因此必須另有幾個情人。但他保證絕不會拋棄她。於是她目送丈夫同情人幽會，但回到屋裡，一想到丈夫正抱在另一女人懷裡，便深覺侮辱。她覺悟的意識到：「娜拉的見解不錯，拋棄這傀儡家庭，另找出路是真理。」於是抽出床底的小提箱，裝進換洗衣物。正當此刻，門砰的一聲，天才丈夫回來了，看見她不尋常的表情，認罪的道：「瓊！恕我，爲了我們兩個天真的孩子您恕我吧！」天才丈夫柔順得像一隻綿羊，瓊便心軟了，自解的道：「娜拉究竟只是易卜生的理想人物呀！」盧隱在作品最後痛陳的說：「男人就這樣永遠獲得成功，女人也就這樣萬劫不復地沈淪了！」⁹⁴中國的傳統認爲女性的天職是「賢妻良母」，女人以夫爲貴。新時代女性究竟是要活的有尊嚴，還是要活在男權的羽翼下，成爲馴服的小鳥？當女性無力去抵擋這大環境，有些女人寧願活得有尊嚴，而有些女人便選擇回到傳統的窠臼去依附男人。盧隱極力倡導男女平等，在〈花瓶時代〉裡，呼籲女性不能成爲男人的花瓶，自己要想法子自救，「只有自己決心把這花瓶的時代毀滅，苦苦修行，再入輪迴，得個人身，才有辦法。而這種苦修全靠自我的覺醒。不能再妄想從男人們那裡求乞恩惠。」⁹⁵並且認爲男女間是互助的，而不是依賴的。

「五四」運動的勁風，吹醒並造就出一大批年輕的知識女性，促使她們勇敢擺脫封建枷鎖，走出家庭，踏進社會。但是中國的封建傳統已經維繫數千年，社會結構、家庭關係和倫理觀念根深蒂固，並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而這些知識女性自小在封建保守的家庭中長大，本身也在舊文化的薰陶下成長。她們既受到「五四」反

⁹⁴ 盧隱：〈男人和女人〉，《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72。

⁹⁵ 盧隱：〈花瓶時代〉，前揭書，頁75。

封建新思潮的啓蒙，又同過去舊有的習俗觀念藕斷絲連；既有追求個性解放和婚戀自由的強烈願望，又不敢對強大的社會反對力量作決絕的叛逆和勇敢的鬥爭。新時代女性精神上的覺醒使得她們對擺脫不了的現實命運益加感到痛苦，可以說是越覺醒越沈痛，因為她們好不容易衝出家庭的小牢籠，卻衝不出社會的大牢籠。〈或人的悲哀〉中的亞俠，是一個受過教育的知識婦女，她一直苦苦探索人生的意義，得到的結論卻是苦多樂少；看到社會種種污濁的形跡，卻無力改變。心中徬徨苦悶，不知人生的出路在何處？想自甘墮落遊戲人間，心中卻又受傳統禮教的約束，根本不可能遊戲人間。歸結亞俠的痛苦，是情與智衝突下的苦悶與哀怨，是當時環境下知識女性的心路掙扎。廬隱在作品中反映出「五四」時代覺悟的女子，她們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是非常獨特的時代現象，僅屬於那個新舊交替的年代，這樣的衝突在現代的知識女性中，根本就是天方夜譚，這種苦悶在現今社會已經化爲無形，閱讀廬隱的作品讓我們重回男女地位極度傾軋的年代，這是廬隱作品很大的貢獻。

三、憂鬱的創作底色

廬隱生長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國內一連串的政治變動，導致全國陷入分裂之中。再加上廬隱本身苦澀的人生遭遇，讓她埋下悲觀厭世的種子。成長過程中，未受到父母的疼愛，嬰幼兒父母將她托育在奶媽家中，九歲時又讓她住在教會學校裡。民國成立後，其母打算再將她送到教會學校中，但因她不喜歡教會死氣沈沈的生活，努力考上高等小學，再加上大哥的懇求，母親才答應讓她留在家中。她說：「因為我自己奮鬥的結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運。但這時我已經十二三歲了，可貴的童年已成過去，我再也無法使這不快樂的童年，變成快樂，直到現在回憶到童年，我仍不能不惆悵滿懷呀！」⁹⁶因為童年的缺乏關愛，讓她在小小年紀就嘗到孤獨無助的滋味。成年後坎坷的情路，更讓她遍體鱗傷，嚐盡愁滋味。廬隱在自傳中提到悲哀的思想支配她最久，除了外在的大環境，還有導因於生活中又發生了幾件事情。「首先是母親的死，在兒時我雖不被母親所愛，但是以後幾年，爲了我的努力，母親漸漸的對我慈和。第二：母親死後一年多，郭君也一病不起。……我被困在這傷感中，整整幾年。我只向滅亡的路上奔，我不想找新的出路。第三：評梅得了腦膜炎的急症，從她病起，直到她死，我不曾離開她。從評梅

⁹⁶ 廬隱：〈廬隱自傳〉，選自林偉民選編《海濱故人廬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第 1 版），頁 185。

死後我不但是一個沒有家可歸的漂泊人兒，同時也是一個無伴的長途旅行者。這時節我被浸在悲哀的海裡，我但願早點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煙，我試作著慢性的自殺。第四：大哥哥去世的消息。……我覺得我悲哀的哲學，和悲哀的生活已經到最高潮。」⁹⁷這些不幸的遭遇，成了她悲苦情感的淵藪，也成了她後來創作中悲愁憂鬱的作品底色。

盧隱的小說中，有著濃郁的愁緒。五四思潮衝擊著二〇、三〇年代的青年男女，但個人的思想是新的，社會的觀念是舊的。封建意識、禮教束縛依舊濃烈。當年輕的一代要求個性解放，就遇到很大的社會阻力，因此會有「夢醒後無路可走」的悲哀。這種感傷的情調，幾乎成爲盧隱小說的主調。「悲哀才是美妙的快感，因爲悲哀的纖維，是特別的精細。並且只有悲哀，能與超乎一切的神靈接近。……悲哀誠然是偉大的。」⁹⁸「悲哀似乎指示我一切了。……一顆因悲哀而落的眼淚是包含人類最高的情緒。」⁹⁹「我簡直是悲哀的嘆美者。」¹⁰⁰感傷成爲知識女性典型的心態是有著深刻的社會和歷史原因的。而這悲哀的內容，有的是被父權社會所宰制，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婦女哀歌，有的是女性生活在都市中對惡的洞察，對都市種種負面現象的清醒的悲哀。〈或人的悲哀〉一文中亞俠：「我現在厭煩東京的紛紛擾擾，和北京一樣！浮光底下，所蓋的形形色色，也和北京一樣！莫非凡是都會的地方都是罪惡薈萃之所嗎？」¹⁰¹強烈表達出對都市的厭惡，因爲都市化的同時人性也在異化，變得現實注重名利。盧隱她的小說用淚水澆灌生命的苦難之花，對現實人生具有悲天憫人的觀照。

盧隱小說反覆渲染病痛與死亡，並不是要讓讀者重溫紅顏薄命的古老故事，而是要讓主角在生命與死亡的臨界點上，更深刻的去反思生命的歷程和意義，讓小說呈現更深沈的時代悲劇性。死亡是盧隱刻意設置的一種情境，一方面既是女性反抗醜惡的現實世界和了卻煩惱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又強化作品哀傷絕望的氛圍，寄託並宣泄了悲觀的情緒與寒涼的人生感受。「我對於我的生，是非常厭惡的。」「一方面我希望病快好，一方面我又希望死，有時覺得死比什麼都甜美！」¹⁰²「好像已經走到天盡頭的孤島裡了，這時只

⁹⁷ 盧隱：〈盧隱自傳〉，選自林偉民選編《海濱故人盧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第 1 版），頁 210~212。

⁹⁸ 盧隱：〈寄燕北故人〉，《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年 5 月第 1 版），頁 115。

⁹⁹ 盧隱：〈時代的犧牲者〉，《何處是歸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11 月第 1 版），頁 119。

¹⁰⁰ 盧隱：〈盧隱自傳〉，選自林偉民選編《海濱故人盧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第 1 版），頁 210。

¹⁰¹ 盧隱：〈或人的悲哀〉，《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年 5 月第 1 版），頁 170。

¹⁰² 前揭書，頁 173、175。

有哀求萬能的慈悲上帝，來接引她了。」¹⁰³當一切都沒有真正歸宿的時候，便以死來終結這無愛人生。文學以表現個人情感為主體，盧隱這發自心底的感傷，雖然主題視角稍嫌不夠寬，但卻是非常真摯動人，讓你不能不受其情緒感染；同時，它也孕育著這位「五四」女作家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思索，深具文學和社會價值。

第五節 中西文化的影響

一、古典詩詞的運用

盧隱畢業自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大學國文系，她的作品很濃厚的呈現著中國舊詩詞、舊小說的風格。在她早期的作品中，經常將女主角比擬為林黛玉或薛寶釵，由此可知《紅樓夢》等書，對她的影響是很大的。此種色彩在《海濱故人》〈象牙戒指〉裡都很濃厚。盧隱為強化其悲哀的情緒，凸顯小說中奔流不息的情海波濤，語言往往顯得急切直白，常常在小說中借用一些感傷淒婉的古典詩詞直抒心意。例如：〈象牙戒指〉「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口先成淚。」唐人王昌齡的《從軍行》「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¹⁰⁴借詩詞來烘托曹子卿對張沁珠的感情。

盧隱喜選用古典文學、詩詞中常用的意象來烘托、表達人物心理，例如：垂柳、孤月、苦茶、棠梨、疏星淡月等，藉以表現主角心中的愁懷悲感。盧隱小說情緒的流動與外在的自然景色相調和，構成絢麗斑斕的藝術境界。景色的色彩美增添小說的情調和氛圍，情與景的交融，形成優美的意境。其小說的意境美，主要藉具體的景物表達出人物的感傷情懷，使景物情感化。盧隱對景物的色彩有特別的偏愛，她認為：「灰色最是美麗，一個人的生命如果不帶一點灰色，他將永遠被摒棄於靈的世界，你看灰色是多麼溫柔，它不像火把人炙得喘不過氣來，它同時也不像黑暗引人陷入迷途。」¹⁰⁵盧隱喜歡在小說中表現灰白的冷色調，讓景物的描寫帶有朦朧迷離的感傷情調。〈或人的悲哀〉中出現「絲絲的細雨敲著窗子，密密

¹⁰³ 盧隱：〈淪落〉，《盧隱——驚世駭俗才女情》（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頁163。

¹⁰⁴ 盧隱：〈象牙戒指〉，《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389。

¹⁰⁵ 盧隱李唯建：〈十六 寄異雲〉，《雲鷗情書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頁29。

的黑雲罩著天空」、「那所灰色牆的精致小房子」¹⁰⁶〈徬徨〉「沙沙地一陣秋聲，嗚咽著從一半萎黃的芭蕉樹裡……淡薄的青光」¹⁰⁷以這些冷峭而又黑暗，淒涼又孤寂的景物相渲染，引發讀者哀憐、傷感的情懷。在小說中再插入文言和白話詩詞，藉由詩詞抑揚頓挫的音樂美和人物情緒的起伏相融合，加強人物情緒的感染力。

盧隱的作品，主要反映了包括她自己在內的那個時代的青年知識份子的苦悶、憂鬱與追求。盧隱以獨具個性的表現方式反映「五四」那個年代，在直率、哀婉、纏綿中又帶有矜持。在〈月色與詩人〉一文中她說：「每個時代代表的作家，他作品裡絕沒有不含時代色彩的……我閒嘗翻閱中國古人的詩詞，看他們所用為描寫的材料。」¹⁰⁸「在中國詩人中我最喜歡李太白和蘇東坡。」¹⁰⁹她在〈著作家應有的修養〉一文中談到「在過去的文學上，我們可以找出作家永不朽的感情，那不是小我自私自利的情，而是大我的同情，如鄭板橋，蘇東坡，杜甫這一類的人。哪一個不是富於同情心的呢，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具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及鄭板橋〈於淮安舟中寄弟墨書〉說：『以人為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為可惡，而我亦可惡矣。』東坡一生覺得世人沒有不好的人，最是他的好處。」¹¹⁰盧隱於創作中對女性的關懷，對弱小之人的同情，乃至國家民族之愛，深受古人偉大人格的感召與影響。因為心中有愛，才會在作品中大聲疾呼的訴說時代青年的苦悶，希望能透過文章達到改善現況的機會。在作品的藝術結構和文字運用上，由於盧隱有較高的古典文學和古典詩詞的修養，因此她的創作具有民族色彩，讀來倍覺親切。

二、西方思潮的啟發

盧隱進北京女子師範讀書的那一年，正是「五四」運動的時候。1919年至1922年夏，是盧隱積極投身社會運動和早期的創作階段。在「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大量閱讀文物，迅速接受西方各式新思想。「她閱讀了大量社會主義和安那其主義（即無政府主義）的書，常常跟一些民主主義思想的先驅者通信討論各種社會

¹⁰⁶ 盧隱：〈或人的悲哀〉，《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169。

¹⁰⁷ 盧隱：〈徬徨〉，《盧隱選集》（臺北：琥珀出版社，1968年8月出版），頁139。

¹⁰⁸ 盧隱：〈月色與詩人〉，《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158。

¹⁰⁹ 盧隱：〈四寄異雲〉，《雲鷗情書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頁14。

¹¹⁰ 盧隱：〈著作家應有的修養〉，肖鳳編《盧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人民文學出版社聯合編輯出版），頁227~228。

問題。」¹¹¹和一群編輯的朋友共組一個秘密團體，稱為「社會改良派」，郭夢良即為其中一個團友，積極閱讀社會主義書籍，這讓盧隱在思想上有極大的改變。盧隱：「因此我的思想真有一日千里的進步了。我了解一個人在社會上所負責任是那麼大，從此我下決心要做一個社會的人。」¹¹²發表〈「女子成美會」希望於婦女〉、〈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勞心者與勞力者〉等鋒芒畢露的雜論。在這些論文中，盧隱提倡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宣揚新的社會理想，要求剷除剝削和壓迫，體現出民主主義思想。〈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一文中提到：「人我本沒有分別，利我利他是一樣底，普通人底家國觀念，鄉土觀念，是偏狹底，誤謬底。我們人於此能詳為辨明，世界上可以免了種種底慘殺爭奪，世界和平就可以實現了。」¹¹³〈勞心者與勞力者〉一文中說：「但是數千年的『役人役於人』的階級，又如何能打破呢？……必要從根本上著手，推翻一切不平等的制度，人人本著互助的天性，共同的精神，謀人類的幸福快樂。」¹¹⁴盧隱自人道主義的思想出發，為那些對社會物質產生直接貢獻卻受役於人的勞力者鳴不平，否定孟子說的「勞力者役於人，勞心者役人」的封建觀念，揭露階級制度的流弊，表現出反封建的巨大勇氣。對一個青年女子而言，誠屬難能可貴。盧隱認為勞力者和勞心者的價值是一樣的，並沒有高低，表現出否定舊制度，嚮往積極和諧的新生活態度，其思想見地實在是走在時代的前端。

1921年1月4日盧隱加入剛剛發起的文學研究會。在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召開的成立大會上，她是當時緊居十二名發起人之後的唯一女性會員。¹¹⁵二月在《小說月報》發表她的短篇小說處女作〈一個著作家〉，後來又陸續發表〈一封信〉、〈兩個小學生〉、〈靈魂可以賣嗎？〉等小說。這些作品都直接體現文學研究會「為人生而藝術」的文學主張，也可見到她受西方思想影響的痕跡，為「五四」新文學園地增添一股新的氣息。盧隱也深受浪漫主義的影響，而浪漫主義特別強調感情的作用，其感情多帶有傷感、憂鬱和孤寂的成分。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施篤姆的《茵夢湖》，這些作品的憂傷情調很自然的投合「五四」時期那些落寞知識份子的心靈，例如：「死時候呵死時候，我只合獨葬荒丘。這是《茵夢湖》

¹¹¹ 錢虹：〈一個覺醒了的女性——盧隱和她的創作〉，《盧隱選集》下冊（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頁438。

¹¹² 盧隱：〈盧隱自傳〉，選自林偉民選編《海濱故人盧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1年1月第1版），頁201。

¹¹³ 盧隱：〈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盧隱選集》上冊（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頁9。

¹¹⁴ 盧隱：〈勞心者與勞力者〉，前揭書，頁14。

¹¹⁵ 錢虹：〈一個覺醒了的女性——盧隱和她的創作〉，《盧隱選集》下冊（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頁440。

上的名句，我常常喜歡念的。」¹¹⁶這些時代青年有著維特式對周圍人物的疏離，對世俗社會的厭惡和對愛情的嚮往追求。自尊自憐自憫的性格，促使他們在浩瀚人世有無所適從、無處立足之感，盧隱作品中的人物，就是此形象的代表。

「我正在讀叔本華的哲學，對於他的『人世一苦海也』這句話服膺甚深，所以這時候悲哀便成了我思想的骨子，無論什麼東西，到了我灰色的眼睛裡，便都要染上悲哀的色調了。……我的努力，是打破人們的迷夢，揭開歡樂的假面具。」¹¹⁷盧隱對於人生意義探索的消極，深深影響她作品的創作。有論者指出：「盧隱小說的感傷情調和悲觀色彩也與其受到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人生哲學的影響有關。」¹¹⁸人生即是痛苦，這是叔本華人生觀的基本命題。叔本華認為生命在本質上是痛苦的，因為生命即是欲求，有欲求就會產生痛苦。《海濱故人》中的露沙看到好友紛紛走進婚姻的牢籠，失掉年少時的理想和個性，覺得人生像鴨子般不自由，生命很無聊。露沙對人生意義流露出的消極悲觀雖不足取，但也或多或少表現女性對於現實人生的否定和理想的幻滅。然而，盧隱的消極不是態度而是觀點，不是沈淪而是嚴肅的。

三、宗教色彩的散發

出生於官宦之家的盧隱卻有著一個寡歡不幸的童年，出生那天外祖母去世，因此被視為不祥之物送至鄉下奶媽家撫養，童年的盧隱在缺少父愛與母愛下長大。六歲那一年父親去世，母親則對待她冰霜滿面。九歲時被送進教會學校慕貞學院，在那裡度過了五年的歲月。在慕貞學院她因生病在教會醫院住了半年，被病痛折騰的幾乎喪失生趣，「唉！我那時弱小的的心，是多麼空虛，我的母親不愛我，我的兄弟姊妹也都拋棄我，我的病痛磨折我，因此我為了這些而哭，我感動的哭，我這空虛的心，在這時便接受了上帝。……宗教的信仰，解除我不少心靈上的痛苦，……也多謝宗教，不然我那童年的殘破的心，必更加殘破了！」¹¹⁹病癒後，盧隱皈依基督教，孤寂病痛中的她十分虔誠地信奉上帝，期盼從上帝那裡獲得她在人

¹¹⁶ 盧隱：〈象牙戒指〉，《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395。

¹¹⁷ 盧隱：〈盧隱自傳〉，選自林偉民選編《海濱故人盧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1年1月第1版），頁210。

¹¹⁸ 楊劍龍：〈上帝賜予了她悲觀的分子——論基督教與盧隱的小說創作〉，《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

¹¹⁹ 盧隱：〈盧隱自傳〉，選自林偉民選編《海濱故人盧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1年1月第1版），頁183~184。

世沒有得到的溫暖和愛。童年的盧隱從基督那裡得到精神的慰藉，雖然那時的她對基督教的了解是十分膚淺的，但在教會學校的氛圍中，她仍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響。成年後，受到新思潮影響的盧隱，以現代意識思考、觀照基督教，她看見教會和基督教本身的一些濁惡處，「當然以基督那種偉大的人格，博愛的精神，很夠得上人們的崇拜，我就以他為人生的模範，並不算壞。不過我最討厭那些借耶穌名義混飯吃的教徒，他們一面高聲叫著耶穌的十戒，而一面卻作著種種不道德的勾當。」¹²⁰盧隱以十分理性的態度對待基督教，她並不否定基督教在心靈上所產生的慰藉作用，這乃是她在童年時期所切身體悟的緣故。

盧隱說在自傳中說：「但無論什麼人，都有他自己的信仰，沒有信仰可以說就沒有人生的趣味，所以我雖不信任何形式的宗教，可是我還是有我的宗教。我的宗教是什麼呢？求其心之所安而已。」¹²¹雖然成年後的盧隱已不再信仰基督，但基督教對她的影響卻是十分的深刻，其筆端常常流溢著基督教色彩。小說〈一封信〉以書信體的形式述說幫傭婦人的女兒梅生被富人折磨而死的悲劇。因借錢為祖母治病無力償還，只得以身抵債到陳大郎家中為奴僕，最後被陳大郎的妻子毒打致死。小說將怯生生踏進陳家的梅生比喻為「這個微弱失去保護的小羔羊」，在描述梅生被毒打呻吟時的呼聲，「喊了許久，但是沒有一個人應她，或安慰她！若有只是那冥冥中的上帝罷了！」而在描寫梅生離開人世時，盧隱描繪出一幅宗教的極樂園，「哀號的聲音，漸漸微弱，還餘著些許斷續的呻吟聲，如此支持了一夜，直到第二天的陽光重照到這個破屋子來的時候，那微弱的小羔羊面上露著笑容，因為她已經離開這污濁世界，人間地獄，到極樂園去了！」¹²²盧隱以具有基督教色彩的語言和意境，譴責這慘無人道的黑暗世界，對受苦受難的農家女孩表現出深切的憐憫。

《聖經》中的基督是一位救世主，他為了拯救有罪的世人脫離苦難被釘上十字架，甘願為世人受苦受難、流血犧牲。盧隱受基督教的影響，在小說中也刻畫了一些具有基督犧牲精神的拯世者的形象，例如〈余淚〉裡修道院的白教師。這篇小說以修道院院長尤老太太的口敘說了白教師為拯救世人而獻身的故事。因為戰爭的緣故有一天在修道院門前的大槐樹上，掛著一個沒有頭滿身血痕的屍首，她認為在基督的足下，不幸發生自己殘害自己的罪惡，令人感到傷心和羞恥，於是白教師決定親自上前線擔當上帝的使命，喚醒世人的迷夢。白教師對尤老太太說：「這只有求上帝幫助我們，用

¹²⁰ 盧隱：〈盧隱自傳〉，選自林偉民選編《海濱故人盧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第 1 版），頁 221。

¹²¹ 前揭書，頁 221。

¹²² 盧隱：〈一封信〉，《一個情婦的日記》（北京：京華出版社，2005 年 7 月第 1 版），頁 12。

基督的名義喚醒他們罪惡的夢！……因為基督是吩咐他的門徒，愛他們的朋友，和愛自己一樣！」¹²³她上戰場勸導屠殺敵人的兵士，希望他們放下槍刀說：「上帝一定祝福你！……他永遠不棄掉迷路能回頭的小羊！」¹²⁴白教師希望用上帝的大愛，化解人世的戰爭仇恨，不幸飲彈戰場而死。盧隱在小說中塑造出一位犧牲自我以解救世人的拯救者形象。

小說〈血泊中的英雄〉張志玄，是一位有志青年，「他曾夢想要作一個愛的使者，消除人間的隔膜，並且他曾立志要為人與人間的連鎖線。他因為悲憫一般無知識的人們，為他們開闢光明的疆土，為他們設立學校。他主張偉大的愛，愛所有的人類，然而他竟因此做了血泊中的英雄。」¹²⁵志玄被一群夙未謀面的人視為敵人，而用斧頭將他砍死，他的同學在病房裡無奈的吶喊：「唉！上帝！在你的樂園裡，也許是美滿的，聖潔的，和永無愁容的靈魂，然而這可怕的人世，便是你安派的地獄嗎？」¹²⁶盧隱的小說刻畫了一些具有基督意味的充滿了愛心和獻身精神的救世者形象，洋溢出盧隱深深的民族憂患意識和救世精神。

〈或人的悲哀〉中亞俠，在尋找人生真諦的途中屢遭磨難，又接連陷入感情的紛擾中，因病住院時，看護婦勸她信教，原本排斥的亞俠後來態度有了改變，她想：「因為我似乎知道真理是尋不到，不如暫且將此心寄託於宗教，或者在生的歲月裡，不至於過份的苦痛！」¹²⁷〈何處是歸程〉中為婦女運動奔跑的姑姑，為了事業與前途堅持獨身，卻受盡社會的謠言與嘲諷，在灰心失落時「忽聽見悠揚的歌聲，正從對山的禮拜堂裡發出來。姑姑很興奮的站起來說：『美妙極了，此時此地，倘若說就在這時候死了，豈不……』」¹²⁸〈麗石的日記〉中的麗石在同性之愛的折磨中，因心碎病臥床榻，她厭倦人世的說：「我早已將人生的趣味，估了價啦，得不償失，上帝呵！只求你早些接引！」¹²⁹這些小說中的主角由於病痛的折磨、社會的挫折，或因為感情的困擾，期望在皈依宗教中獲得心靈的慰藉和平靜。基督教認為人生來帶有原罪，必須懺悔與生俱來的罪孽，才能獲得上帝的寬恕，死後才能進入天國，因此懺悔是基督教的宗教儀式之一。〈曼麗〉一文中的主角曼麗，一生將國家興盛的重責大任扛在肩上，最後卻成了一個事業和人生失敗者，在病榻上她寫

¹²³ 盧隱：〈余淚〉，錢虹編《盧隱選集》上冊（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5月第1版），頁164。

¹²⁴ 前揭書，頁167。

¹²⁵ 盧隱：〈血泊中的英雄〉，《盧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229。

¹²⁶ 前揭書，頁229。

¹²⁷ 盧隱：〈或人的悲哀〉，前揭書，頁167。

¹²⁸ 盧隱：〈何處是歸程〉，前揭書，頁206。

¹²⁹ 盧隱：〈麗石的日記〉，《一個情婦的日記》（北京：京華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頁41。

信給沙姐道：「在我死之前，我怎可不向人間懺悔，最少也當向我親愛的姊姊面前懺悔。姊姊！請你看我這幾頁日記吧！……這是我坦白的口供，這是我藉以懺悔的唯一經籤……」¹³⁰〈藍田懺悔錄〉以懺悔的形式描寫了女主角藍田在戀愛中的不幸遭遇。藍田為反對繼母替她擇定的婚姻出走到北京，後來與何仁相戀卻被欺騙，落得人才兩空，鬱鬱寡歡病魔纏身。她在日記中寫道：「一個沒有品行的墮落女子，誰能為她原諒是萬惡的環境迫成的呢！呵！我哭，我盡情的哭，我妄想我懺悔的眼淚，或能洗淨我對於舊禮教的恥辱，甚至於新學理的玷污。」¹³¹然而這社會卻無情的面對這些懺悔者，她們的懺悔都吐露出對黑暗社會的強烈不滿和對悲慘人生的憤懣不平。

廬隱的小說具有十分濃郁的基督教色彩，她以一顆博愛之心面對大千世界，以一雙憐憫的眼睛去觀照芸芸眾生，她真切的描繪社會不幸者悲苦的人生，詠歎具有基督教大愛精神的人物，讓在生命旅程中遭受苦楚的人得到宗教的慰藉。雖然步出教會學校的廬隱逐漸脫離對基督教的信仰，但從以上作品的分析中仍可見出基督教文化對廬隱的深刻影響。在廬隱筆下，無論是回顧生命傷痕、憧憬未來樂園，還是發現生命意義，均散發出濃濃的感傷氣息，呈顯悲觀色彩，廬隱自述：「故我無作則已，有所作必皆淒苦哀涼之音。」¹³²因而廬隱被人稱為感傷派的女作家。廬隱創作的這種感傷氣息固然與其生存的悲劇時代、苦難社會息息相關，也與其所受到的基督教文化和叔本華的哲學相關連。

廬隱小說中的人物，無論是探索人生的真諦還是尋覓真摯的愛情，其結果均為痛苦，這使得她的作品感傷色彩濃烈，這些除了導源於廬隱個人的身世經歷外，還和她喜愛宋詞、古典文學、叔本華等西方思潮及基督教文化的影響有關。其創作的人物大都是感情與理智衝突下的時代兒，雖然創作題材稍嫌狹窄，但是她真切的記錄了「五四」前後年輕知識分子對人生的追求與探索，對生命的徬徨與苦悶，並且對婦女解放之路作了大力的拓展，讓過去屬於社會邊緣者的女性，增加文化的能見度，她在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¹³⁰ 廬隱：〈曼麗〉，《廬隱作品精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182。

¹³¹ 廬隱：〈藍田懺悔錄〉，《廬隱選集》（臺北：琥珀出版社，1968年8月出版），頁195。

¹³² 廬隱：〈寄天涯一孤鴻〉，《靈海潮汐》（開明書店，1931年1月初版），頁108。